

周易本義附錄纂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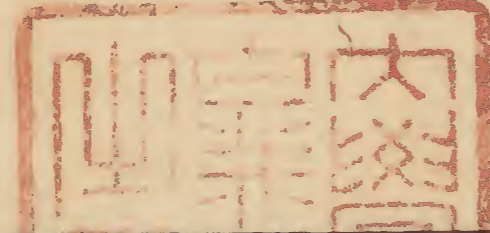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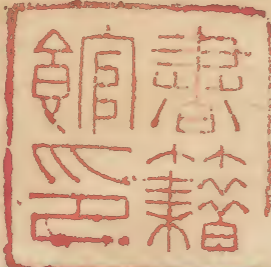
五之八

			四	漢書門
		三	五	
四	七	七	七	類
冊	架	函	號	

文	冊	函	號
二	四	五	七
三	八	九	十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857	
冊數	4 (3)		
函號	273	25	





周易象上傳第三

朱子本義

淺草文庫

新安後學胡一桂附錄纂註

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
附錄 易象說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為寓言也然兩漢諸儒必欲究其所從則既滯泥而不通王弼以來直欲推其所用則又踈略而無據二者皆失之一偏而不能闕其所疑之過也且以一端論之乾之為馬坤之為牛說卦有明文矣馬之為健牛之為順在物有常理矣至於案文索卦若屯之有馬而無乾離之有牛而無坤乾之六龍則或疑於震坤之牝馬則當反為乾是皆有不可曉者是以漢儒求之說卦而不得則遂相與創為互體變體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以求而幸其偶合其說雖詳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傳會穿鑿而非有自然之勢唯其一二之適然而無待於巧說者為若可信然上無所關於義理之本原下無所資於人事之訓戒則又何必苦心極力以求於此而欲必得之哉故王弼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為馬又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而程子亦曰理無形也故假象以顯義此其所以破先儒膠固支離之失而開後學玩辭玩占之方則至矣然觀其意又似直以易之象象無復有所自來但如詩之比興孟子之譬喻而已如是則說卦之作為無所與於易而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者亦刺語矣故疑

其說亦若有未盡者因切論之以為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而其為說已具於六十四之官顧今不可復考則姑闕之而直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冒以為訓戒而決吉凶如王氏程子與吾本義之云者其亦足矣固不必深求其象之所自來然亦不可直謂假設而遽欲忘之也○看易若靠定象看便滋味長若只懸空看也沒甚意思○愚嘗王弼伊川於象底意思不可見却只就他那象上推求道理淵○謂數聖人取象各有不同故說卦言象求之於經不盡合蓋夫子所自取之象惟多不必盡同於先聖也朱子嘗曰伏羲自是伏羲易文王周公自是文王周公易夫子自是夫子易以此求之得其要矣詳見易象圖說

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天乾卦之象也凡重卦皆取重義此獨不然者天一而已但言天行則見其一

附錄

乾卦有兩乾是兩天也昨日行一天

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復之象非至健不能也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彊而不息矣也今日行又一天也其實一天而行健不已此所以為天行健也人傑胡安定說得好曰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形蒼然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用則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天之行健可知故君子法之以自彊不息云淵因言天之氣運轉不息故閣得地在中間如弄椀珠底只運動不住故在空中不墜少有息則墜矣鍊君子以自彊不息非是說去趕逐他學他如此不息只是常存得此心則天理常行而周流不息矣輝天行健以氣言之則一晝一夜周乎三百六十五度而又過○愚謂六十四卦大象一度以理言之則於穆不已無間容息豈不是至健備○皆著一以字以者所

以體易而用之也即一以字示萬世學者用易之方不可不察也

在田德施普也

附錄

如日方升雖未中天而其光已無所不被矣

道也

反復重複踐行之意

纂註

徐氏曰反復往來必由乎道動循天理雖危而安也

躍在淵進无咎也

可以進而不必進也

纂註

但徠石氏曰爻辭但云或躍无咎夫子必謂須進乃加進字以斷其

疑以進為无咎不進則有咎矣以進釋躍字

盈不可久也

纂註

丘行可曰盈謂陽極釋亢字不可久謂陰生釋有悔字

用九天德不可

為首也

言陽剛不可為物先故六陽皆變而吉○天行以下先儒謂之大象潛龍以下先儒謂之小象後放此

附錄

乾為萬物之始

故天下之物無不資之以始但其六爻有時而皆變故有羣龍无首之象而君子體之則當謙恭卑順不敢為天下先耳非謂可天德而不可為首若曰乾不為首則萬物何所資始而又誰為之首乎

纂註

徐氏曰六爻皆用九則乾變之坤九者剛健之極天謂乾剛有所不足也善用九者物極必變剛而能柔不為物先用坤道也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地坤之象亦一而已故不言重而言其勢之順則見其高下相因之無窮至順

極厚而無附錄地之勢常有順底道理且如這箇平地面前便有坡陀處那突

所不載也然起底也日順淵銖問地勢猶言高下相因之勢以其順且厚

否曰高下相因只是順若厚又是一箇道理然惟其厚所以上下只管相因去

只見得他順若是薄底物高下只管相因則傾陷了不能如此之無窮矣惟其

高下相因無窮所以為至順也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

君子體之惟至厚為能載物也案魏志作初六履霜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

至堅冰也今當從之馴順習也不利地道光也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

大也程子曰夫子懼人守文而不達義也又從而明之言義所當為則

或以時而發非含藏終不為也又曰象只舉上句解義則并及下文

或從王事而能無成有終者是其知之光大也唯其知之括囊无咎慎

光大故能含晦淺暗之人有善唯恐人不知豈能含章也龍戰于野其道

不害也黃裳元吉文在中也文在中而見於外也窮也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初陰後陽故曰大終附錄坤六爻皆陰其始本小

大終也言始小而終大文蔚到此陰皆變陽所謂以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坎不言水而言雲者未通之意經綸治絲之事

經引之綸理之也屯難之世君子有為之時也

馮氏曰雲雷方作而未雨有屯結之象君子觀象以治世愚謂坎在

之屯猶治絲者既經之又綸之所以解其結而使就條理也上為雲未

言陰陽之未通也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程子曰陽居陰下貴下賤之象方屯之時陰柔不能自存六二之難

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

舍之往吝窮也程子曰事不可而妄動以從欲也无虞而即鹿以

有從禽之心也君子則見幾而舍從禽也當屯之時不可動而動猶无虞而即鹿以

之不從若往則可吝而困窮矣求而往明也屯其膏施未光

也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漸也附錄育德有山

有水蒙徐氏曰蒙而未知所適也必體坎之剛中以決果其行而達

之象蒙之蒙而未有知所害也必體艮之靜止以養育其德而成之

刑人以正法也發蒙之初法不可不正懲戒所以正法也子克家剛柔接也

指二五勿用取女行

程子曰二五剛柔之情相接故得行其剛中之道成發

蒙之功苟非上下之情親二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

蒙之功苟非上下之情親二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

蒙之功苟非上下之情親二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

蒙之功苟非上下之情親二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

蒙之功苟非上下之情親二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

蒙之功苟非上下之情親二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

蒙之功苟非上下之情親二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

蒙之功苟非上下之情親二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

蒙之功苟非上下之情親二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

蒙之功苟非上下之情親二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

蒙之功苟非上下之情親二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

蒙之功苟非上下之情親二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

蒙之功苟非上下之情親二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

蒙之功苟非上下之情親二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

蒙之功苟非上下之情親二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

蒙之功苟非上下之情親二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

蒙之功苟非上下之情親二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

蒙之功苟非上下之情親二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

蒙之功苟非上下之情親二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

不順也順當作慎蓋順慎古字通用荀子順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實協韻去聲纂註徐氏曰剛實發蒙四獨遠之困於蒙者也故吝童蒙之吉順以巽也愚謂順以

以巽志應二言利用禦寇上下順也禦寇以剛上附錄上九一陽而眾陰隨

故能禦寇須是自家屋裏人從我方去理會外頭人若自家屋裏人不從時如何去禦得寇所以象曰上下順也輝

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雲上於天無所復為待其陰陽

不容更有所為但飲食宴樂俟其附錄問屯需二象皆陰陽未和洽成雨之象

自至而已一有所為則非需也然屯言經綸而需言飲食宴樂何也曰

需是緩意在他無所致刀只得飲食宴樂也是物之始生象草木出地之

狀其初出時欲破地面而出無齟齬艱難故當為經綸其義不同時舉纂註

程子曰君子觀象懷其道義安以待時飲食以養愚謂飲食坎象宴

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所謂居易以俟命也樂樂天也乾象需于

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需于沙行在

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衍寬意以寬居需于泥災在外

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外謂外卦敬慎不敗發明占附錄外占

外之占聖人示人之意切矣

占外

占外

占外

占外

占外

占外

占外

占外

占外

占外

占外

占外

占外

占外

之占何也

明義理

然能敬慎

或失其剛健

害已切己

禍敗象以

至於

敗也

之象以敬告

之能順則

也不速之

當位言不

當位未詳

纂註

故未大失

天與水違

事訟不可

也雖小有

言其辨明

也不克訟

歸逋竄

也自下訟

上忌至掇

也

取也

纂註

程子曰

自下而訟

其上義非

食舊德從上吉也從上古謂隨人則吉明復即命渝安貞不

失也訟元吉以中正也中則聽不偏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故能養民則可以得眾矣纂註

劉壽翁曰古者兵農合一居則為比閭族黨之民役則為伍兩軍旅之眾此眾即此民也故曰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君子觀象容之畜之於無事之時用

之於有事之日故曰能養民則可以得眾矣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在師中吉承天

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纂註程子曰在師中吉者以其承天之

之則安得專征之權而有成功之吉象以二專主其事故發此義王三錫以恩命褒其成功所以懷萬邦也師或輿尸大无

功也左次无咎未失常也知難而退長子帥師以中行

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

用必亂邦也聖人之戒深矣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地上有水水比於地不容有間建國親侯亦先

王所以比於天下而無間者也伊川言建萬國以比民言民不可盡得而彖意人來比我此取我往比人附錄比故建諸侯使比民而天子所親者諸侯

而已這便是他纂註程子曰親比而無間者莫如水在地上所以為比也先王

比天下之道淵觀比之象以建萬國親諸侯建立萬國所以比民親撫諸侯所以比

天下也比之初六有他吉也比之自内不自失也得正則不自失矣

纂註程子曰守已中正之道以待上之求乃不自失也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徐氏曰三居

應上比之匪人也上比无首而凶已乃應之亦可傷矣馬援勸隗囂外比於

賢以從上也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

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由上之德比之无首无所終也以上

象言之則為无首以始終之象言之則為无終无首則无終矣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風有氣而無質能畜而不能久故為小畜之象懿文德言未能

厚積而遠施也復自道其義吉也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亦者承

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程子曰說輻反今反制陽如夫妻之反

目也反目謂怒目視不順其夫而反制之也婦人為夫寵惑既而遂反制其夫未有夫不失道以妻能制之也故說輻反目三自為也三自處不以道故四得制之不使進猶天不能正室家故致反目也

有孚惕出上合志也有孚孳孳如不獨

敵也柔畜既盛必敵剛也蔡氏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程傳

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當如是故取其象而為履君子觀履之象以辯別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而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

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已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於公卿日至於尊榮農工商賈日至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此由上下無定志也君子

素履之往獨行

觀履之象而辯上下使各當其分以定民之心志也

願也

程子曰安履其素而往者非苟利也獨行其志願耳若

吉中不自亂也

徐氏曰上無應與而獨善其身日用常行坦然平易不為艱難阻絕之行自守以正而外物不亂所

也

以吉

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啞

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愬愬終吉

志行也史履貞厲位正當也

若得元吉則大有福慶也

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

右民

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

附錄

問聖人財成輔相之功當無時而不然何獨於泰卦言之曰天地交泰萬物各遂其理聖人自

此方能致用若天地閉塞萬物不生聖人亦無所施其巧輝財成猶裁截成就之也輔相只於財成處以補其不及而已財成眼前皆可見且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聖人為制下許多禮數倫序只此便是財成處至大至小之事皆是固是萬物本有此道理若非聖人財成亦不能得如此齊整此皆天地之所不能為而聖人能之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功與天地參也又問繼天立極曰天只生得許多人物與許多道理然天却自做不得所以必得聖人為之修道立教以教化百姓所謂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也蓋天做不得底須聖人為他做也又問輔相財成學者日用處有否曰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耒耜罔罟皆是備財成是裁做段于底輔相是佐助他底天地之化龍侗相續下來聖人便是裁作段于如氣化一年一周聖人與他裁做去夏秋冬四時淵問乾健坤順如何

得有過不及之差曰乾坤者一氣運於無心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

有心以為之主故無過不及之失所以天地之功必有待於聖人長孺

曰天地之道謂日月寒暑之往來東西南北之經緯天地之宜謂春生秋殺高

黍下稻於道則制裁其節於宜贊助之而已又曰天地之道以氣形全體言天

地之宜以時勢所適言財成者因其全體而裁制其節使不過輔相者隨其所

宜而贊助其所不及如氣化流行籠統相續聖人則為之裁制其東西南北之限此財成天地之

道也春生秋殺此時運之自然高黍下稻此地勢之所宜也聖人則輔相之使

當春而耕當秋而斂高者種黍下者種稻此輔相天地之宜也

也陰為民君子在內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无平不陂

則恩澤及乎民也

天地際也

天地際也

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纂註

蔡

氏

曰

在

外

謂

應

陰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三歲不興安行也

言不能行

纂註

蔡氏曰敵謂五安何也安往而不得貧賤之安

乘其墉義弗

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乘其墉矣則非其力之不足也特以義之弗克而不攻耳能以義斷困而反於法則故

同人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直謂理直

于郊志未得也

纂註

蔡氏曰未及乎野未盡平大同之道故曰志未得也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在天上所照者廣

為大有之象所有既大無以治之則覺孽萌於其間矣天命有善而無惡故遏惡揚善所以順天反之於身亦若是而已矣

附錄

天道喜善而惡惡遏

惡而揚善非順天休命而何蓋鄉堯舜之治既舉元凱必放共兜此易所謂遏惡揚善順天休命者也蓋善者天理之本然惡者人欲之邪妄是以天之為道既福善禍淫又以賞罰之權寄之司牧使

大有初九无交害也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公用亨于天子

纂註

蔡氏曰遏惡揚善離象順天休命象象

大有初

小人害也

纂註

程子曰民衆財豐反擅其富彊益為不順是小人大有則為害又大有為小人之害

匪其彭无

咎明辯哲也

哲明貌

纂註

蔡氏曰居離明之始故能辯其理之必至

厥孚交如信以發

志也

一人之信足以發上下之志也

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太柔則人將易之而无畏備之心

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以卑蘊高謙之象也裒多益寡

所以稱物之宜而平其施損高增卑以趨於平亦謙之意也

附錄

問謙是損高就低使教恰好曰大抵人多而卑以下人便是平也學蒙臣伏見近年百事多務含容曲直是非兩無所問似間聖意謂如此處置方得均平然臣切有疑焉易象曰稱物平施蓋古之欲為平者必稱其物之大小高下而為其施之多寡厚薄然後乃得其平若不問其是非曲直而待之如一則是善者常不得伸而惡者反幸而免以此為平是乃所以為大不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程子曰自牧自處也詩云自牧歸荑蔡氏曰牧

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纂註

蔡氏曰萬民衆

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言不為過

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纂註

蔡氏曰不服謂四

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纂註

丘行可曰二與上皆曰鳴謙以有感乎三也然柔近剛則至於行師然亦適足以治其私邑而已

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

考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樂既象其聲又取其義殷盛也**附錄**象其聲者謂雷取其義者謂和崇德

先王作樂其功德便自不可掩問崇德如大韶大武之類否曰是先王作樂無處不用如宴饗飲食之時無不用此特言其大者爾學蒙**纂註**程

曰雷者陽氣奮發陰氣相薄而成聲陽始潛閉地中及其動則出地奮震也始

閉鬱及奮發則通達和豫故為豫也坤順震動和順積中而發於聲樂之象也

潘氏曰樂之為用朝覲聘饗祭祀各有所主惟郊祀上帝則大合古今眾樂而

奏之大司樂圜丘之奏樂極九變是也故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郊祀后稷

以配天配以祖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配以考也**初六鳴豫志窮凶也**窮謂滿極**不終日貞**

吉以中正也盱豫有悔位不當也由豫大有得志大

行也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冥豫在上

何可長也

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雷藏澤中隨時休息**纂註**馮氏曰雷

之春收聲於兌之秋由震而兌雷藏澤中與時休息為隨時之象日出於東方

之震而入於西方之兌由震而兌自明嚮晦出於明者至晦而入也勞者宴作

者息矣所以用隨也天地之隨為晝夜為寒暑為古今君子之隨為動息為語

默為行藏一晝一夜之頃而動息隨之況於消息盈虛之大者乎黃宗台曰卦

爻取隨時而動大**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象取隨時而息**係小子弗兼與也**程子曰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

戒人從正當專一也**係丈夫志舍下也**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

道明功也孚于嘉吉位正中也拘係之上窮也窮極也

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山下有風物壞而有事矣而事莫大於二者乃治已治人之道也

附錄當蠱之時必有以振起聳動民之觀聽而在已進德不已必

風風薄山而迴物愚謂育德山象如皆散亂蠱之象也山之養成林力也**幹父之蠱意承考也**纂註山下有

曰子改父道始雖勞而終則吉蓋其事若不順而其意則在於承其父也**幹母之蠱得中道也**幹父之

蠱終无咎也裕父之蠱往未得也幹父用裕承以德

也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周易卷五

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地臨於澤上臨下也

二者皆臨下之事教之无窮者兌也容之无疆者坤也**纂註**蔡氏曰教思无窮澤潤地之象也容保民无疆地容澤之象也**咸臨貞**

吉志行正也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未詳**纂註**蔡氏曰命君命謂五也徐

氏曰二剛咸臨有進逼陵躡之勢五柔二剛有君弱臣強之疑以此相臨豈能據合自二言之其初未順命也然五以柔中用二以剛中應五豈終不順哉

聖人以未順命釋之欲人知以道事君而不苟於從上也**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至臨无咎位當也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敦臨之吉

志在内也

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省方以觀民設教以為觀**纂註**程子曰風

行地上周及庶物為由歷周覽之象故先王體之為省方之禮以觀民俗而設政教也設教者如奢則約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是也省方觀民也設教為民

也**初六童觀小人道也闕觀女貞亦可醜也**在丈夫則為醜也**觀**

我生進退未失道也觀國之光尚賓也觀我生觀民

也此夫子以義言之明人君觀己所行不但一身之得失又當觀民德之善否以自省察也**觀其生志未平也**志未可忘戒懼也

雷雷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雷雷當作雷雷**附錄**通論豐象噬嗑明在

理先立這法在此未有犯底人留待異時之用故云明罰勅法豐威在上明在下是用這法時須用明見下情曲折方得不然威動於上必有過錯也故折獄致刑此是伊川意**纂註**程子曰象无倒置者疑此文互也雷電相須並見之物

其說極好道夫**纂註**亦有噬象雷明而雷威先王觀雷之象法其明與威以明其刑罰勅其法令法者明事理而為之防者也蔡氏曰明罰離象勅法震

象徐氏曰明罰者所以示民而使之知所避勅法者所以防民而使之知所畏此先王忠厚之意也未至折獄致刑處故與豐象異然罰之當避人猶有**履**

冒罰而為之法之可畏人猶有犯法而不顧者先王不得已而後用刑也**校滅趾不行也**滅趾又有不進於惡之象**噬膚滅鼻乘剛也遇毒位不**

當也利艱貞吉未光也貞厲无咎得當也何校滅耳

聰不明也滅耳蓋罪其聽之不聰也若能審聽而早圖之則無此凶矣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山下有火明不及遠明庶政事之小者折

獄事之大者內離明而外艮止故取象如此

附錄明庶政是就離上說無敢折獄是就艮上說政是

不能及他故止而不敢折也學蒙通論旅卦象貴內明外止雖然內明是箇止

殺底明所以不敢用其明以折獄與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謹用刑而不留獄

相似而相反貴內明外止旅外明內止其象不同如此備問苟明見其情罪之

是非亦何難於折獄曰是他自有箇象如此遇著此象底便用如此然獄亦自

有出三八棒便了底亦有須待囚訊鞠勘錄問結證而後了底書曰要囚服念

五六日至于旬時不蔽要囚周禮秋官亦有此數語便是有合如此者若獄未

具而決之是所謂敢決獄也若獄已具而留之不決是所謂留獄也不留獄者

謂訊囚結證已畢而即決之也備止在外明在內故明政而不敢折獄止在內

明在外故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又曰如今州郡治獄禁勘審覆自有

許多節次過乎此而不決便是留獄不及乎此而決便是敢於折獄

山之材而照之以火則光彩外著貴之象也明庶政離明象政者治之具

所當文飾也無敢折獄艮止象折獄貴乎情實實則文飾而沒其情矣

車而徒義弗乘也君子之取舍

其須與上興也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柔雖比已而端如終莫之陵侮而不全陷溺也

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當位疑謂所當之位可疑也終无尤謂若守正而不與亦无他患也

得志也附錄問何謂得志曰居卦之上在事之外不假

山附於地利上以厚下安宅附錄厚下者乃所以安宅如山附於

而不搖猶所謂本固邦寧也備

利者崩頽之義五陰自下而上利一陽將見艮利為坤則山利為地矣山附於

地未可言利然以五陰利一陽言之則有山崩為地之勢故名之曰利為上

者觀象而知所以厚下安宅則又善於用利者也

剝牀以足以滅下也剝牀以辨未有

與也言未大盛

未盛有與猶可勝也示人之意深矣丘行可曰與應也凡陰陽相應則為有與

困九四應六五言有與是也陰陽不應則為無與井九二不應九五言無與是

也咸六爻皆應則謂感應以相與艮六爻皆不應則謂之敵應不相與剝之未

有與者是言當剝之時在上未有陽以應陰無以上陰之進也太凡小人為害

使其間有一君子與之為應以遏止之則其心猶有所顧忌而不敢肆使雖為

惡未至如是之甚也惟其未有與此剝道所以進長而不可救也聖人於此不

謂之無與而謂之未有與蓋不忍陰邪之害

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謂四剝牀以膚切近災也以宮人寵終无尤也君子得

陰

輿民所載也小人利廬終不可用也

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安靜以養微陽也月令是月附錄至日閉關正是於已動之後要以安靜養之

齊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蓋一陽初復陽氣甚微勞動他不得故當安

靜以養微陽如人善端初萌正欲靜以養之方能盛大銖古人所以四十強而

仕者前面許多年亦且養其善端若一下便出來與事物衰了豈不壞事賀孫

不遠之復以修身也附錄易傳惟其知不善則速改以

以下仁也徐氏曰仁謂初剛復於下在人則惻隱之心仁頻復之

厲義无咎也中行獨復以從道也敦復无悔中以自

考也考成迷復之凶反

君道也纂註劉壽翁曰動靜天道之復也善惡人道之復也故彖象言動

從剛為復五之自考不如四之從道四之從道不如二之下仁二之下仁不如

初之修身三頻復雖危猶知復也上迷復反道則不知復矣徐氏曰上六位高

而無下仁之美剛遠而失遷善之機厚極而有難開

之蔽柔終而無改過之勇是昏迷而不知復者也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天下雷行

萬物各正其性命是物物而與之以无妄也先

王法此以對時育物因其所性而不為私焉无妄之往得志也不

耕穫未富也富如非富天下之富言行人得牛邑人災也可

贞无咎固有之也有猶无妄之藥不可試也既已无妄而復

而生疾矣試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天

山中不必實有其事附錄書雖是古人書今日讀之所以畜自家之德道夫

但以其象言之耳通論小畜象山是堅剛之物故能力畜三陽夙是柔

軟之物止能小畜之而已時舉大畜多識前言往行以纂註程子曰天至大而在

畜其德小畜只做得這些文德如威儀文辭之類淵象君子觀象以大其蘊畜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

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成其德大畜之義也有厲

利已不犯災也輿說輶中无尤也利有攸往上合志

也六四元吉有喜也六五之吉有慶也何天之衢道

大行也

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二者養德養身之切務

附錄 或云

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好曰前輩曾用以解慎言語節飲食廣

纂註

程子曰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蔡氏曰慎節主靜良象言語飲食主動

震象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初上皆非其類也

十年勿用道大悖也顛頤之吉上施光也居貞之吉

順以從上也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滅於木大過之象也不懼无

悶大過

附錄

澤在上木在下澤水高漲浸沒了木是為大過木雖為水之行也

纂註 蔡

曰獨立不懼巽木象遯世无悶兌說象

借用白茅柔在下也老夫女妻過以相

與也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棟隆之吉不撓乎下

也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過涉之

凶不可咎也

附錄

不可咎是他做得是了不可咎他

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治己治人皆必重習然後熟而安之

纂註

蔡氏曰常德行坎剛中象習教事重坎象

習坎入坎失道凶也求小得未出中也

來之坎坎中无功也樽酒簋二剛柔際也

陸氏釋文本无貳字今從之

坎不盈中未大也

有中德而未大

附錄

水之為物其在坎只能平自不能盈故曰不盈盈高之義中未大者平則

是得中不盈是未大也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作起也

附錄

明兩作猶言水洊至今日明來日又

明若說兩明却是兩箇日頭淵明便是指日而言

履錯之敬以辟咎也黃離元吉得

中道也日昃之離何可久也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元所容言焚死棄也

六五之吉離王公也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周易象上傳第三

後學成德校訂

易附錄纂言卷五
新安後學胡桂附錄纂註
朱子本義
周易象下傳第四
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二陽畫有澤底之象艮上一畫陽有土之象下二陰畫中虛便是滲水之象
感通也君子觀山澤通氣之象而虛其中以受於人夫入中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虛中者無我也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交而受之此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
咸其拇志在外也
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

周易象下傳第四

朱子本義

新安後學胡桂附錄纂註

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上有澤以虛而通也

二陽畫有澤底之象艮上一畫陽有土之象下二陰畫中虛便是滲水之象

程子曰澤性潤下土性受潤澤在山上而漸潤通徹是二物之氣相感通也君子觀山澤通氣之象而虛其中以受於人夫入中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虛中者無我也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交而受之此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

咸其拇志在外也

蔡氏曰外謂四也

害也

程子曰二居中正其才本善以其在咸之時質柔上應故戒以先動求君則凶居以自守則吉象復明之云非戒之不得相感唯順

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理則不害謂守道不先動也

言亦者因

前二爻皆欲動而云也二爻陰躁其動也宜九三陽剛居止之極宜靜而動可吝之甚也

夫執御臣僕在下者之私情至於多行可愧者皆執其隨者也

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

未光大也

感害言不正而感則有害也

咸其脢志末也

志末謂不能感物

咸其輔頰

舌滕口說也

滕騰通用

纂註

程子曰唯至誠為能感人乃以柔說騰揚於口舌言說豈能感於人乎

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纂註

丘行可曰巽入也而在內震出也而在外二物各居其位則謂之恒

故君子體之而立不易方若雷入而從風風出而從雷二物易位而相從則謂之益矣故君子體之亦有遷改之義此恒益之所以不同也

浚恒

之凶始求深也九二悔亡能久中也不恒其德无所

容也

纂註

程子曰不常之人无所容處其身也

久非其位安得禽也婦人貞吉

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纂註

徐氏曰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婦人當一

於從而守其終則吉若夫子則制義者也從婦之道則為凶矣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而嚴

天體無窮山高有限遯之象也嚴者

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

附錄

問遯字雖是逃隱大抵亦取遠去之意天上山下相去

甚遠絕象云君子以遠小人則君子如天小人如山相

漸遠者愈善也曰恁地推得好學蒙遯尾之厲

絕之義須如此方得所以六爻在上而

纂註

蔡氏曰遠小人艮象不惡而嚴乾象

遯尾之厲

不往何災也執用黃牛固志也係遯之厲有疾憊也

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君子好遯小人否也嘉遯貞

吉以正志也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自勝者強

附錄

雷在天上是甚生威嚴人之克

已能如雷在天上則威嚴果決以去其惡而必於為善若半上落

纂註

程子曰

下則不濟事何以為君子須是如雷在天上方能克去非禮輝

壯于趾其孚窮也

言必困窮

纂註

程子曰在最下而用壯以行可必信其窮困而凶也

九二貞吉

以中也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小人以壯敗君子以罔困

藩決不羸尚往

也

纂註

蔡氏曰尚往者前无困沮可以上進也故曰尚往

喪羊于易位不當也不能退

纂註

蔡氏曰詳審也不詳謂不審

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纂註

晉如摧如獨行正也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昭明也

晉如摧如獨行正也

裕无咎未受命也初居下位未

有官守之命
纂註 徐氏曰居无位之初以寬裕自處不汲汲於求進乃其宜也故

无咎若已受命則是當事有官職苟一於裕則有曠廢之失能无咎乎

受茲介福以中正也眾允之

志上行也

纂註 程子曰上行下從大明之君眾志之所同也

鼯鼠貞厲位不當也失

得勿恤往有慶也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泄眾用晦而明

附錄 晦地象明日象晦則是不察察

若晦而不明則晦得没理會了故外晦而內必明乃好學蒙

纂註 蔡氏曰泄明離象眾晦坤象

君子于行義不食

也唯義所在不食可也

六二之吉順以則也南狩之志乃大得也入

于左腹獲心意也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初登于天

照四國也照四國以位言後入于地失則也

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附錄 身修則家治矣

火中有風如一爐火光此氣自薰蒸上出是也此只是言自內及外之意輝

纂註 程子曰正家之本在正其身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知事之由內而

出故所言必有物所行必有恒也物謂事實恒謂常度法則也德業之著於外由言行之謹於內也言謹行修則身正而家治矣

閑有家

志未變也

志未變而預防之

纂註 程子曰閑之於家人志意未變之前是以六

二之吉順以巽也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

節也富家大吉順在位也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程子曰夫愛其內助

婦愛其刑家

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謂非作威也反身自治則人畏服之矣

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二卦合體而性不同

附錄 銖問君子以同而異曰此是取兩象合體

為同而其性各異在人則是和而不同之意蓋其趨則同而所以為同則異如伯夷柳下惠伊尹三子所趨不同而其歸則一彖辭言睽則同大象言同而異在人則出處語默雖不同而同歸於理講論文為說不同而同於求合義理立朝論事所見不同而同於忠君本義所謂二卦合體者言同也而性不同者言異也以同而異語意與用晦而明似又問睽卦无正應而同德相應者何也曰无正應所以為睽當睽之時當合者既離其離者却合也銖君子有同處有異處如所謂周而不比羣而不黨是也大抵易中六十四象下句**纂註** 程子曰皆是就人事之近處說不必深去求他此處伊川說得甚好學蒙 君子觀睽異之象於大同之中而知所當異也夫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大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蓋於秉彖則同矣於世俗之失則異也不能大

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見惡人以辟咎也遇主于巷

未失道也本其正應非有邪也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

也纂註程子曰有終者終必與上九遇合乃遇剛也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無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知者知幾而固守

交孚无咎志行也厥宗噬膚往有慶也遇雨之吉羣

疑亡也

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纂註程子曰君子之遇艱阻必反求諸己而益自修孟子

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故遇艱蹇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是反身也

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君子修德以俟時而已

○愚謂反身即思不出位之義艮象修德即常德行之義坎象坎在艮下為蒙而稱君子以果行育德坎在艮上為蹇而稱君子以反身修德蓋反身如山

不動而修德如水滋潤乎山之象也往蹇來譽宜待也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事雖不濟亦無可尤往蹇來反內喜之也往蹇來連當位實也大

蹇朋來以中節也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

從貴也

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纂註蔡氏曰赦宥解義過○愚謂動震象罪陷坎象○坎在

上為雲在下為雨方雲雷而為屯則陰陽之未通今雷雨作解則陰陽之已通矣屯其為難之始解其散屯之難者歟剛柔之際義

无咎也纂註蔡氏曰際謂交際柔居解初入坎尚淺而承剛應剛得剛柔交際之宜難必解者也故曰義无咎也九二貞

吉得中道也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解而拇未當位也君子有解小人退也公用射隼以

解悖也纂註蔡氏曰悖逆也解悖謂解三之悖逆而卒得其順也

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君子修身所當損者莫切於此附錄問懲忿

怒易發難制故曰懲懲是戒於後欲之起則甚微漸漸到熾處故曰窒窒謂窒

於初古人說情實實是罅隙須是窒其罅隙曰懲也不專是戒於後若是怒時

也須去懲治他始得懲者懲於今而戒於後耳窒亦非是真有箇孔穴去塞了

但遏絕之使不行耳又曰懲忿如救火窒欲如防水大雅問何以窒欲莫是欲

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勝之否曰然又曰觀山之象以懲忿觀澤之象以窒欲欲

如汚澤然其中穢濁解汚染人須當填塞了廣問觀山之象以懲忿是如何曰

人怒時自是忘地突元起來

纂註

蔡氏曰山下之澤潤上行而水漸減損之象也懲止也窒塞也忿則陵物欲則溺已二者皆所當損懲念

艮象室欲兌象

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尚上通

九二利貞中以爲

志也一人行三則疑也損其疾亦可喜也六五元吉

自上祐也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雷之勢文相助益遷善改過益之大者而其

相益亦

附錄

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猛祖道曰莫是才遷善便是改過否曰不然遷善字輕改過字重遷善如慘淡之物要使之白改過如黑之物要使之白用力自是不同遷善者但是見人做得一事強似我心有所未安即便遷之若改過須是大段勇猛始得祖道風是一箇急底物見人之善已將不及遷之如風之急雷是一箇勇決底物已有過便斷然改之如雷之勇決不容其些子遲緩

元吉无咎下不厚

事也

下本不當任厚事故不

附錄

利用遷國二爻象只曰下不厚事也自此推之則凡居下者不當厚事如子之於父

也

或者眾無定主之辭

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益用凶事欲其困心

告從以

也

亦須是盡善方能無過所以有元吉无咎之戒也

或益之自外來

也

莫益之者猶從其求益之偏辭而言也若究而言之則又有擊之者矣

澤上於天史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上於天潰決之勢也施祿及

不勝而往咎也有

君子史史終

无咎也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中

行无咎中未光也

程傳

附錄

中未光也事雖正而意潛有所係吝如所謂流注不斷皆意不誠之本也錄

我勿恤得中道也

纂註

蔡氏曰先事則當惕及事不可憂得中道也

下潰決之意也。愚謂施祿及下乃在上者之常居德則忌未詳。事遽以德自居非所宜也故忌

不勝而往咎也有

君子史史終

无咎也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中

行无咎中未光也

程傳

附錄

中未光也事雖正而意潛有所係吝如所謂流注不斷皆意不誠之本也錄

纂註

程子曰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五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於中道則未得爲

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

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天下有風始后以施命誥四方

纂註

蔡氏曰風行天下物無不遇始之象也施乾象命誥

象誥四方取風行天下之象

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牽進也以其進故止之

包有魚義不

及賓也其行次且行未牽也无魚之凶遠民也民之去已猶已遠之

纂註徐氏曰民謂初柔遠民謂去初遠也

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愚謂命謂天命即理也志不違於天理所以有自天之福姤其角上窮吝也

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除者修而聚之之謂附錄大凡物

必有事故當豫為之備如人少處必無爭纔人多少間便自有爭所以當豫為之防也又澤本地中今却上於地上是水盛有潰決奔突之憂故其取象如此備

愚謂除戎器澤容水象戒不虞地順象乃亂乃萃其志亂也引吉无咎終未

變也往无咎上巽也纂註蔡氏曰從上二陽有巽體

也萃有位志未光也未光謂匪孚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王肅本順作慎今按他書引此亦多作慎

意尤明白蓋古字通用也說見上篇蒙卦附錄曾考究得樹木之生日日滋長若一日不長便將枯

德須日日要進若一日不進便退便昏近來纂註徐氏曰順德坤象積小高大巽木象

學者纔相踈便都休了其弊蓋以此必大

吉上合志也九二之孚有喜也升虛邑无所疑也王

用亨于岐山順事也以順而升登祭於山之象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纂註蔡氏曰萃者澤聚於下故九五志未光升者木升於上故六五大得志

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水下漏則澤上枯故曰澤无水致命猶言授命言持以與人而不之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有也能如是則雖困而亨矣附錄君子道窮之時但當委致其命以遂吾之志而已致命猶所回屈論語中致字都是委致之致事君能致其身與士見危致命見危授命皆

能一日十二辰檢點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填溝壑喪身隕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

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愚謂水在澤下則是澤漏而無水致入

于幽谷幽不明也困于酒食中有慶也據于蒺藜乘

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來徐徐志在下也雖

不當位有與也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

入

入

利用祭祀受福也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木上有水津潤上行井之象也勞民者以君養民勸相者使民

相養皆取井象只取巽入之義不取木義淵問木上有水之義曰如草井養之義

附錄木之生津潤皆上行露水直至樹末此即木上有水之義雖至小之物亦然如石葛蒲每晨葉尾皆潮水珠雖藏之密室亦然非露水也又云上而露珠便是下面水上去大率裏面水氣上則外面底也上問井字之義與木上有水何與曰木上有水便如井中之水本在井底却能汲上來供人食用故取象如此淵或謂木為汲器則後面却有瓶瓶自是瓦器此不可曉

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言為時井谷射鮒无與也

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行惻者行道之人皆以為惻井甃无

咎修井也寒泉之食中正也元吉在上大成也

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四時之變革之大者附錄水能滅火則只是說陰盛

陽衰火盛則克水水盛則克火此是澤中有火之象便有那四時改革底意思君子觀這象便去治歷明時淵澤中有火革是言陰陽相勝復故君子治歷明時

愚謂以允繼離是以秋繼夏有暑往寒來之象故君子體之以治歷明時鞶用黃牛不可以有為

高

也巳日革之行有嘉也革言三就又何之矣言已改命

之吉信志也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

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鼎重器也故有正位凝命之意疑猶至道不疑之疑傳所謂協

于上下以承天休者也附錄正位凝命言人君臨朝也須端莊安重一似那鼎相似安在

休命鼎言凝命蓋疑其已改之命也以鼎繼革欲人於變革之後以端

重守之其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鼎而顛趾悖道也而因可出否

盲微矣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

尤也有實而不慎其所往則為仇所即而陷於惡矣纂註程子曰二不昵初而上從六三之正應乃

守以正彼不能即鼎耳革失其義也徐氏曰君臣以義合志也鼎耳革其行塞難膏不食

則於義乖矣故覆公餗信如何也言失信也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五鉉在上剛柔節也

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纂註

程子曰君子畏天之威則修其身思省其過咎而改之

震

來競競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來厲乘剛

也震蘇蘇位不當也震遂泥未光也震往來厲危行

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

畏鄰戒也

中謂中心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其趾未失正也不拯

其隨未退聽也

三止乎上亦不肯退而聽乎二也

艮其限危薰心也艮其

身止諸躬也艮其輔以中正也

正字美文協韻可見

敦艮之吉以厚

終也

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二者皆當以漸而進疑賢字衍或善下有脫字

附錄

山上有木木漸長則山漸高所以為漸

纂註

蔡氏曰居德艮止象善俗巽入象居德以漸而進善俗以剛而入也

小子之厲義

无咎也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素飽如詩言素餐得之以道則不為徒飽而處之安矣

夫征

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

保也或得其桷順以巽也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其

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漸進愈高而不為無用其志卓然豈可得而亂哉

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動澤隨歸妹之象君子觀其合之不正知其終之有敝

也推之事物莫不皆然

纂註

程子曰永終謂生息嗣續永久其傳也知敝謂知物有敝壞之理而戒慎之敝壞謂離隙歸妹說以動者也

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恒謂有恒久之德

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歸妹以須未當也愆期

之志有待而行也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

位在中以貴行也

以其有中德之貴而行故不尚飾

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取其威照並行之象

纂註

程子曰雷電皆至明震並行也

二體相合故云皆至明動相資成豐之象離明也照察之象震動也威斷之象折獄者必照其情實惟明克允致刑者以威其姦惡惟斷乃成故君子觀雷電明動之象以折獄致刑也蔡氏曰折獄離明象致刑震懼象震者陽破陰刑者君子所以懼小人雖旬无咎過旬災

也戒占者不可求勝其配亦文辭外意

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豐其沛不可大

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

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六五之吉有慶也

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聞其无人自藏也

藏謂障蔽

附錄天際

翔也是其屋高大至於天際却只是自障蔽又曰似是說如翬斯飛樣言其屋之大蔽障闕淵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慎刑如山不留如火

纂註

蔡氏曰火行山上而不留旅之象也明離象慎用刑艮象不留獄火行不處之象

旅瑣瑣志窮災也得童

僕貞終无尤也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

喪也

以旅之時而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

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

快也終以譽命上逮也

上逮言其譽命聞於上也

以旅在上其義焚也

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隨相繼之義

附錄

巽風也風之吹物無處不入無物不鼓動詔令之入

人淪肌浹髓亦如風之動物也備

纂註

蔡氏曰申命重巽象行事風象

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

志治也紛若之吉得中也頻巽之吝志窮也田獲三

品有功也九五之吉位正中也巽在牀下上窮也喪

其資斧正乎凶也

正乎凶言必凶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兩澤相麗互相滋益朋友講習其象如此

纂註

蔡氏曰講習象習重兌象

徐氏曰天下之至可說者無如朋友講習講而不習則言語徒詳紬繹無得雖曰為學亦將枯燥生澁而無可嗜之味危殆机阻而無可即之安矣豈終能悅懌於心乎故必從容論說以講之於先又必切實體驗以習之於後則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麗澤之益庶乎其有相滋之

實而真說 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居卦之初其說也 蔡氏曰初未在我矣 正未有所疑也 纂註 牽於陰所行

未有疑惑若四比 孚兌之吉信志也 程子曰心之所存為志二剛實居中孚信存於中也志

存誠信豈至說小人 來兌之凶位不當也九四之喜有慶也 馮氏曰小人而自失乎是以吉也 與履九五同 欺蔽其君

孚于利位正當也 厥然掩其陰柔晦昧之迹卒為陽明之害者皆其心之未光者為之也 上六引兌未光也 馮氏曰小人欺蔽其君

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皆所以合其散 纂註 徐氏曰風行

離渙之象也先王享帝立廟所以合其渙也此誠敬 初六之吉順也渙

奔其机得願也渙其躬志在外也渙其羣元吉光大

也王居无咎正位也渙其血遠害也

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蔡氏曰澤容水而有有限節之象

也制數度節乎外也兌見象議德行節乎內也坎心享象程子曰君子觀節之象制立數度所以為節也數多寡度法制議德行者存諸中為德發於外為行

人之德行當義則中節 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蔡氏曰塞謂不

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丘行可曰前無剛塞可以有行之時也極中也知守位之中而不知失時之中故凶

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此无咎與諸爻異言无所歸咎也 安節之亨承上道

也甘節之吉居位中也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風感水受中孚之象 附錄

議獄緩死只是以誠意求之澤上有風感得水動議獄緩死則能感人心淵須

是澤中之水海即澤之大者方能相從乎風若溪湍之水其性急流就下風又

不奈 纂註 蔡氏曰議獄兌象緩死巽象徐氏曰象言刑獄者五噬嗑賁豐旅中

他何 纂註 孚離為戈兵有刑獄象又取離明照知情實則刑不濫也中孚厚畫

底離噬嗑豐兼取震賁旅兼取艮者明以察其情動以致其決噬嗑去間豐多

故非震以動之無以威眾也賁過於文旅不留獄非艮以止之或輕於用刑也蓋

獄乃人命所繫一成不可變聖 愚謂象言刑獄五卦噬嗑豐以其有離之明

人立象盡意而致其謹審如此 震之威也賁次噬嗑旅次豐離明不易震皆

反為艮矣蓋明貴無時不然威則有時當止至於中孚則全體似離互體有震

艮而又允以議之巽以緩之聖人即象垂教其忠厚惻怛之意見於謹刑如此

何其仁哉五卦中文王唯於噬嗑取象 初九虞吉志未變也其子

和之中心願也或鼓或罷位不當也馬匹亡絕類上

也有孚孳如位正當也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

儉山上有雷其聲小過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可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可以小過而不可甚過彖所謂可小事而宜下者也**附錄**聲在高處是小

過之義淵互論大過卦義小過大率是過得不多如大過便說獨立不懼小過只說這行喪用度都只是小事又曰小過是過於慈惠之類大過是剛嚴果毅

象個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所以不及

其君而還遇臣者**纂註**程子曰過之時事無不過其常故於上進則戒及其君臣不可過不可過者臣之分也從或戕

之凶如何也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

長也文義未明此亦當闕密雲不雨已上也已上太弗遇過之已亢也

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纂註**蔡氏曰思患坎難象豫防

離明象曳其輪義无咎也七日得以中道也三年克之憊

也**附錄**用兵不得已以高宗之賢三年而克鬼方亦不勝其憊矣蓋言兵不可輕用也學履終日戒有所疑也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濡

其首厲何可久也

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水火異物各居其所故君子觀象而審辨之

纂註蔡氏曰慎坎象辨離象濡其尾亦不知極也極字未詳考上下韻亦不協或恐是敬字今且闕之**附錄**

極字或云當作拯字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九居二本非正以中故得正也未濟征凶位

不當也貞吉悔亡志行也君子之光其暉吉也暉者光之散也

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周易象下傳第四

後學 咸德 校訂

周易繫辭上傳第五
繫辭本謂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於卦爻之下者即今經文此篇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以其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故無經可附而自分上下

周易繫辭上傳第五

朱子本義

新安後學胡一桂附錄纂註

繫辭本謂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於卦爻之下者即今經文此篇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以其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故無經可附而自分上下

附錄

繫辭并彖爻辭亦是蓋彖繫於全卦之下而爻分繫於逐爻之下其經只是連書并在卦下不再畫卦如今所定本也若仁傑大傳言繫辭者四今考其二上文皆兼卦爻而言恐不得專以為爻辭其一雖專指爻辭則爻辭固繫辭之一也其一為七八九六而言七八九六雖是逐爻之數然全卦七八則當占本卦辭三爻七八則當占兩卦辭全卦九六則當占之卦辭卦辭固不害其為繫辭也若仁傑繫辭之語甚為精密是易之括例歐公却疑繫辭非孔子作謂繫辭文若若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

殊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易曰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陰陽之循環立天地之大義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紛擾生人物之萬殊也闕祖**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猶主也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蓋凡物之屬乎陰陽者莫不如此大抵陽先陰後陽施陰受陽之輕清未形而陰之重濁有迹也

附錄 知如知州知縣之知節知訓管字不當解作知見之知蓋卿呂祖儉問程子云乾當始物當字如何形容曰乾便是物之大始故以當字言之最為密切又曰乾為其初為其萌芽坤作成物坤管下面一截有所作為節大始是萬物資始成物是萬物資生大始未有形知之而已成物乃流行之時故有為蓋卿乾只是氣之統體无所不包但自其氣之動而言則為陽自其氣之靜而言則為陰所以陽常兼陰陰不得兼陽陽大陰小陽全陰半陽饒陰乏而陰必附陽皆此意也邵子曰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陽以陰為基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為倡陽知其始而享其成陰效其法而終其勞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乾健而動即其所知便能始物而无所難故為而不作故為**附錄** 乾德剛健他做時便通透障蔽他不得人剛健者亦如此以簡而能成物**附錄** 淵乾惟行健其所施為自是容易觀造化生長則可見只是這氣一過時萬物皆生了可見其易剛健則自是易這如龍興而雲從虎嘯而風生鴻毛之遇順風巨魚之縱大壑都不費力砥坤最省事即承受那乾底生將出來便見得是順若不順如何配陽而生物簡只順從而已未之乾健不息惟主於生物都无許多艱深險阻故能以易而知大始坤順承天惟以成物

都无許多繁擾作為故能以簡而作成物錄乾以易知乾陽物也陽剛健故作為易成坤以簡能坤因乾先發得有頭腦特因而為之故簡節易簡只健順可見且以人論之有人甚健則遇事自然易易是不難又如人稟得性順及其作事便自然簡簡是不繁然乾之易只管上一截事到下一截却屬坤故易坤只是承乾不著做上一截事只做下面一截故簡如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知是做起頭能是做了觀隕然確然亦可見易簡之理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

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人之所為如乾之易則其心明白而人易知如坤之簡則其事要約而人易從易知則與之心者多故有親易從則與之協力者眾故有功有親則一於內故可久有功則兼於外故可大德謂得於己者業謂成於事者上言乾坤之德不同此言人法乾坤之道至此則可以為賢矣 **附錄** 乾以易知坤以簡則易知簡則易從却以人事言之兩箇易字又自不同一箇是簡易之易一箇是難易之易文蔚問本義云知則同心從則協力如何曰易知底人人心自然去親他若其中險深不可測則人誰親之做事不繁碎人所易從有人從之功便可成若是頭項多做得來艱難底必无人從之如何得有功讚可久可大則為賢人之德業而今工夫易得間斷便是不能久見道理偏滯不開展便是不能大須是兩頭齊著工夫方始得間有親可久為賢人之德是就存主處言有功可大為賢人之業是就做事處言蓋自乾以易知便是指存主處坤以簡能便是指做事處故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則與天地參矣錄德者得之於心謂之

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剛化而趨於柔者進極而退也既變而剛則晝而陽矣既化而柔則夜而陰矣六爻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動即變化也極至也三極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太極也此明剛柔相推以生變化而變化之極復為剛柔流行於一卦六爻之間而占者得因所值以斷吉凶也

退之象是剛柔之未定者剛柔者晝夜之象是變化之已成者猶言于午卯酉卯酉是陰陽之未定于午是陰陽之已定錄且以一歲言之自冬至至春分是進到一半所以謂之分自春分至夏至是進到極處故謂之至進之過則退至秋分是退到一半處到冬至也是退到極處天下事物皆有此兩箇賀錄問

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蓋化无痕迹變有頭面逐漸消縮去无痕迹以至於无者化也陽化為陰剛化為柔暖化為寒是也其勢浸長突然改換有頭面者變也陰變為陽柔變為剛寒變為暖是也陽化為陰是進極而回故為退陰變為陽則退極而上故為進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先生云得之錄總論上文

聖人設卦觀象至生變化三句是題目下文是解說吉凶悔吝自大說去小處變化剛柔自小說去大處吉凶悔吝說人事變化剛柔說卦畫從剛柔而變化又自變化而剛柔所以言變化之極者未到極處未成這物必大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易之序謂卦爻所著事理當然之次第玩者觀之詳

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象辭變已見上凡單言變者化在其中占謂其所值吉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如何曰閑常理會得此道理動時則可以此占決必大蓋易有象然後有辭筮有變然後有占象之變也在理而未形於事者也辭則各因象而指其吉凶占則又因吾所值之辭而決焉其示人也益以詳矣故君子居而學易則既觀象矣又玩辭以考其所處之當否動而諷箴則既觀變矣又玩占以考其所值之吉凶善而吉者則行否而凶者則止是以動靜之間舉无違理而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蓋觀者一見而決玩者反覆而不吝之辭也答丘子野如潛龍勿用其理當此時只當潛晦不當用若占得此爻凡事便未可做所謂君子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亦當知其理如此

賀孫纂註觀象玩辭學易也觀變玩占用易也學易則彖者言乎象者

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彖謂卦辭文王所作爻謂爻辭周公所作爻指全體而言變指一節而言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此卦爻辭之通例

以謂之小疵者只是以其未便至於吉凶否曰悔是知道是錯便有進善之理吝只是心下不足又不肯說只管陰惡庇護沒分曉然未至大過故曰小疵必大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

存乎辭位謂六爻之位齊猶定也小謂陰大謂陽附錄問上下貴賤之位何也曰二四則四貴

貴而初賤上雖无位然本是貴重所謂貴而无位高而无民在人君則為天子父為天子師在他人則清高而在物外不與事者此所以為貴也錄問齊小大者存乎卦龜山曰陽大陰小如何曰齊如分辯之義一云猶斷也小謂否睽之類大謂泰謙之類必大

震无咎者存乎悔介謂辨別之端蓋善惡已動而未形之時也於此憂之則不至於悔吝矣震動也知悔則有以動其

補過之心而附錄問悔吝未至於吉凶是那初萌動可以向吉凶之微處介又處於此憂之則不至於悔吝矣曰然輝

震動也欲動而无咎當存乎悔耳是故卦有大小辭有險易

辭也者各指其所之小險大易各隨所向○此第三章釋卦爻辭之通例附錄看來只是好底

底卦便是小如復如泰如大有史之類是好底卦如睽如困如小過之類是不好底卦譬如人光明磊落便是好人昏昧迷暗便是不好人所以謂卦有大小辭有險易大卦辭便平易小卦辭便艱險即此可見矣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易書卦爻具有天地之道與之齊準彌如彌縫附錄彌若今所謂封彌之彌是

底意思綸如絡絲之綸自有條理又曰綸謂兩條絲相合各有條理言雖是彌得外面无縫罅而中則事事物物各有條理彌則有膠合不滲漏之意綸有條理精密之意彌如大德敦化綸如小德川流彌而不綸則空疎无物綸而非彌則判然不相干此二字見得聖人下字甚密義剛如天地之化雖是周密渾然无有縫罅而其中萬事萬物莫不各有條理此易彌綸之理然也聖人用易彌綸天地之道亦是如此淵凡天地有許多道理易上皆有所以與天地準而能未至處易却難彌綸得他

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

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此窮理之事以者聖人以易之書也易者陰陽而已幽明死生

鬼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原者推之於前反者要之於後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申也魂游魄降散而為變

鬼之附錄觀察天地之文理是就這裏地盤上言始終生死是以循環言精氣歸也附錄鬼神以聚散言其實不過陰陽兩端而已人傑問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故是幽明之所以然者曰晝明夜幽上明下幽觀晝夜之運日月星辰之上下可見天文幽明之所以然也南明北幽高明深幽觀南

者散之因散者聚之故寓問原始反終曰反只如折轉來謂方推原其始却折轉來看其終原字反字皆就人說反如回頭之意必大精氣為物游魂為變天地陰陽之氣交合便成人物到得魂氣歸於天體魄降於地是為鬼便是變了賀孫精氣為物是合精與氣而成物精魄而氣魂也游魂為變變則是魂魄相離獨說游魂而不言魄魄離魄之意自可見矣義剛精聚則魄聚氣聚則魂聚是以為人物之體至於精竭魄降則氣散魂游而無所歸矣降者屈而無形故謂之鬼游者伸而不測故謂之神十蘇易陰陽之始交天一生水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煖者為魂先有魂而後有魄故魂常為主為幹倘若以精氣言則是有精氣者方有魂魄但出底氣便是魂精便是魄譬如燒香燒得出來底汁子便是魄那成煙後香底便是魂魂者魄之光燄魄者魂之根本義剛魂氣升於天體魄歸於地魂氣上升體魄下降不特人也凡物之枯敗其香氣騰上物則腐於下推此可見寓精氣為物游魂為變只是聚散聚而為物神也散而為變鬼也神屬陽鬼屬陰又錯綜而橫看之則精為陰氣為陽就人身而言雖是屬陽然體魄已屬陰蓋生之中已帶箇死底道理變雖屬陽然魂氣上游體魄下降亦是具陰陽如言祖落祖升也便是魂之游落即魄之降古人祭祀求諸陽所以求其魂求諸陰所以求其魄必大陽魂為神陰魄為鬼鬼陰之靈神陽之靈此以二氣言也然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凡氣之來而方伸者為神氣之往而既屈者為鬼陽主伸陰主屈此以一氣言也故以二氣言則陰為鬼陽為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神其既屈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天地神物皆然不離此氣之往來屈伸合散而已此所謂可錯綜者也錄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注謂

口鼻嗑吸為氣耳目聰明為魄氣屬陽魄屬陰而今有人說眼光落這便是魄降今人將死有云魄落若氣則升而散故云魂氣歸於天體魄歸於地賀孫橫渠云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下萬事萬物自古及今只是箇陰陽消息屈伸橫渠將屈伸說得貫通賀孫橫渠說精氣自无而有游魂自有而无其說亦自分曉必大賀孫問游魂為變間有為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曰游字是漸漸散若是為妖孽者多只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而成妖孽若是疴羸病死底人這氣消耗盡了方死豈復更鬱結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又如其取精多其用物弘如伯有者亦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是卒未散也賀孫

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

敦乎仁故能愛此聖人盡性之事也天地之道知仁而已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知且仁則知而不過矣旁行者

行權之知也不流者守正之仁也既樂天理而又知天命故能无憂而其知益深隨處皆安而无一息之不仁故能不忘其濟物之心而仁益篤蓋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故附錄知是先知得較虛故屬之天道濟天下則普濟萬物有其相為表裏如此實惠及民故屬之地又傑與天地相似故不違凡其不違以其與天地相似若此心有外必其與天地不相似矣又曰與天地相似方且无外凡事都不出這天地範圍之內所以方始得知周乎萬物而道又能濟天下旁行便也不走作又曰此下數句皆是與天地相似之事人傑旁行而不流旁行是可與權乃推行處又曰如云行小變而不失大常必大旁行而不流

樂天知命故不憂此兩句本皆是知之事蓋不流便是貞也不流是本旁行是應變處无本則不能應變能應變而无本則流入變詐細分之則旁行屬知不流屬仁其實此二句皆是知之事對下文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一句專說仁也人傑安土者隨寓而安敦是敦厚去盡已私渾是天理更无夾雜充足盈滿便是敦厚於仁底意思只是既仁又仁便是敦乎仁敦仁是體能愛是及物處尖樂天知命主知言是崇德事安土敦仁主禮言是廣業事必大總論上文二節上文易與天地準是言易之道與天地準此言與天地相似之事上文易與天地準下數句之道與天地相似此下數句皆是與天地相似之事上文易與天地準下數句皆是與天地準之事人傑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此指書而言自仰觀俯察以下須是有人始得蓋聖人因易之書而窮理盡性之事也答呂祖謙○愚謂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此統論聖人之體段知周萬物道濟天下故不過此指知仁與天地相似之實處不過對不違而言惟其相似則配合无间所以不違惟其周萬物濟天下則廣大无外所以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即周萬物之知而似乎天也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即道濟天下之仁而似乎地也不憂對能愛而言惟知與天相似則極其高明矣隨其所行泛應曲當此動而樂天之事也何憂之有惟仁與地相似則極其博厚矣隨其所處厚重不遷此靜而安土之事也何所不愛之有此聖人範圍天地之化而不仁智盡性之學而上下與天地同流者蓋如此

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此聖人至命之事也範圍如鑄金之有模範圍匡郭也天地之化无窮而聖人為之範圍不使過於中道所謂裁成者也通猶兼

也書夜即幽明生死鬼神之謂如此然後可見至神之妙无有方所易之變化无有形體也○此第四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之如此
附錄
問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曰天地之化滔滔無窮如一爐金汁鎔化不息聖人則為之鑄瀉成器使歸摹範匡郭不使過於中道也人傑天地之化本不可測度聖人做一箇模範範如鑄冶模範範圍如圍裹聖人於天地之化恰如用範來做成箇物事都包裹了試言一端如一歲分四時十二月二十四氣之類必大問如天之生物至秋而成聖人則為之斂藏人之生也欲動情勝聖人則為之教化防範此皆是範圍使不過之事否曰範圍之事闊大此亦其一事也又問就身上看如何曰事事物物无非天地之化皆當有以範圍之就喜怒哀樂而言喜其所當喜怒哀其所當怒哀其所當哀樂其所當樂此皆範圍也又曰自有大底範圍又自有小底範圍而今且就身上看一事有一箇範圍曲成萬物而不遺此又是隨事物之分量形質隨其大小闊狹長短方圓无不各成就此物之理无有遺闕人傑範圍天地是極其大而言曲成萬物是極其小而言範圍如大德敦化曲成如小德川流人傑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訓兼晝與夜皆知也人傑問神无方而易无體曰能範圍之而不過曲成之而不遺兼通而无所不知方始見得這神无方易无體若範圍有不盡而曲成有所遺通晝而不通夜通夜而不通晝便是不知便是神有方而易有體了淵神无方而易无體神便是在陰底又忽然在陽在陽底又忽然在陰易便是或為陽或為陰如為春又為夏為秋又為冬交錯代換而不可以形體拘也人傑神自是无方易自是无體方是四方上下神却或在此或在彼故云无方易无體者或自陰而陽或自陽而陰无確定底故云无體淵易无體這箇物事逐日各自是箇頭面目異而時不同淵

纂註

蔡氏曰天地之化雨暘寒燠之類常雨常暘化之過也聖

人則能範圍之而使之不過一動一植不得其遂則為有遺矣聖人則能委曲成就而使之不遺

一陰一陽之謂道

迭運者氣也其

附錄

一陰一陽往來不息則是道之全體非陰陽之外別有道也又曰陰陽氣也所以陰陽道也道也者陰陽之理也

子重銖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曰此與下文一闔一闢謂之變語意相以陰陽非道也一陰又一陽循環不已乃道也往來循環不已之意此理即道也銖自一日言之則晝陽而夜陰自一月言之則望前為陽望後為陰自一歲言之則春夏為陽秋冬為陰從古至今地滾將去只這箇陰陽孰使之然哉乃道也學蒙陰陽之端動靜之機而已動極而靜靜極而動故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未有獨立而孤居者此一陰一陽所以為道也下蘇易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為一陰而一陽者乃道體之所為也

繼之

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道具於陰而行乎陽繼言其發也善謂化育之功陽之事也成言其具也性謂物之所受言物

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也陰之

附錄

太極動極而靜靜而生陰不成動以前便無靜程子言動靜無端陰陽无始蓋此亦

且從那動處說起若論那動以前又有靜靜以前又有動如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這繼字便是動之頭若只一闔一闢而无繼便是合殺了又問繼是動靜之間否曰是靜之終動之始也且如四時到得冬月萬物都歸窠了若不生來年便都息了蓋是貞而復生元无窮如此義剛繼之者善易中本是就造化上說到下旬成之者性方以人物而言灑陳淳問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曰這箇理在天地間只是善无有不善者生物得來方始名曰性只是這箇理

在天則曰命在人則曰性流行於造化處是善凝成於我即是性繼是接續綿綿不息之意成是疑成有主之意大雅造化所以發育萬物者為繼善萬物各正其性命者為成性翰繼善是動處成性是靜處繼善是流行出來成性則各自成箇物事繼善便是元亨成性便是利貞及至成之者性各自成箇物事恰似造化都无可做了及至春來又流行出來又是繼善譬如禾穀一般到秋斂冬藏千條萬穗各自成一箇物事了及至春又各自發生出以至人物以至禽獸皆是如此義剛周子通書誠上第一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先生釋之曰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即所謂太極也言乾坤之元萬物所取以為始者乃實理流出而賦於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即圖之陽動也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言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而各為一物之主矣即圖之陰靜也純不雜也粹無疵也言天之所賦物之所受皆實理之本然无不善之雜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謂也繼之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所成之謂也善即理之方行而未有所立之名也陽之屬也誠之源也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立者也陰之屬也誠之立也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通者方出而賦於物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於己性之成也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是也又通書後錄曰善之與性固不可謂有二物也然繼之者善自其陰陽變化而言也成之者性自夫人物稟受而言也陰陽變化流行而未有窮陽之動也人物稟受一定而不可復易陰之靜也以此辨之亦安得無二者之分哉然性善形而上者也陰陽

形而下者也周子之意亦豈直指善為陽而性為陰哉但語其分則以為當屬之此耳人傑繼善成性分屬陰陽乃通書首章之意但熟之自可見矣蓋天地變化不為無陰然物之未形則屬乎陽物正其性不為無陽然形器已定則屬乎陰蒼德明問明道先生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先生曰此繼之者善也指發處而言之也性之在人猶水之在山其清不可得而見也流出而見其清然後知其本清也所以孟子只說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處指以示人使知性之本善也易所謂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先此所引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後蓋易以天道之流行者言此以人性之發見者言惟天道流行如此所以人性發見亦如此閱祖繼之者善也周子是說生生之善程子說作人

纂註 蔡氏曰陰陽非道陰陽運而不滯乎陰陽性之善用處各自不同人傑

者善之長是也成性陰也陰靜之間物各有受各正性命是也凡人之性皆具是道但其稟受之際有清濁之偏昏明之異故仁者稟陰之多而其所見則謂道止於仁知者稟陽之多而其所見則謂道止於知至於百姓則又昏昏由之而不知其為仁為知此君子之道所以鮮也此一節言道之在人自生知安行以下不能有所偏必如上章窮理乃能盡性至命此學易者之極功而作易者之本意也又曰繼善陽也成性陰也此以天命之序而言陰陽也仁者陰也知者陽也此以物受之性而言陰陽也然陽之所以為陽者皆動而有體也

仁者見之謂之

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

鮮矣

仁陽知陰各得是道之一隅故隨其所見而目為全體也日用不知則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者又其母下者也然亦莫不有是道焉或曰上章

以知屬乎天仁屬乎地與此不同

附錄

此言萬物各具是性但氣稟不同各以何也曰彼以清濁言此以動靜言其性之所近者闕之故仁者只見得他

發生流動處而以為仁知者只見得他貞靜處便以為知下此一

等百姓日用之間習矣不著行矣不察所以君子之道鮮矣

顯諸仁藏

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內而外也仁謂造化之功德之發也藏自外而內也用謂機緘

之妙業之本也程子曰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

附錄 顯諸仁是諸用是仁底心顯諸仁是流行發見處藏諸用是流行發見底物事顯諸仁千

頭萬緒藏諸用只是一箇物事作顯諸仁底骨子顯諸仁如春生夏長其發生

彰露可見者藏諸用是所以生長者藏在裏面而不可見人傑譬之仁發出來

便是惻隱之心便是顯諸仁仁便藏在惻隱之心裏面便是骨子天下萬事萬

物其粲然發見處皆是顯諸仁然一事自是一事一物自成一物便是用藏在

這裏顯諸仁者德之所以盛藏諸用者業之所以成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此正是顯諸仁藏諸用底時節盛德大業便是顯諸仁藏諸用成就處也又曰

無心便是不憂成化便是鼓萬物天地鼓萬物亦何嘗有心來護天地造化是

自然聖人雖生知安行然畢竟是有

纂註 蔡氏曰用者神運無迹仁者庶物

心去做所以說不與聖人同憂淵

露生故在天則生者為仁而所以

生者為用在聖人則發者為仁而所以發者為知天不可以知言也知不離乎

心有心則有憂此天之道所以分也故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仁與用

天地之德業而其盛大又有非
聖人所能至者故曰至矣哉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張子曰富有者大而無窮

附錄 先說箇富有方始說日新此與說宇宙相似先是
外日新者久而無窮

言萬物萬事無非得此理所謂富有也日新是只管運用流行生生不已富有
之謂大業以人言之須是天下事無不理會方得若才工夫不到業無由得大
少間措置事業便有

纂註 蔡氏曰富有廣大不禦日新悠久無疆天高地下萬
物散殊其富有之謂歟陰陽升降變化不窮其日新
之謂

生生之謂易 陰生陽陽生陰其變
無窮理與書皆然也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

謂坤 效呈也法謂造化
之詳密而可見者 **附錄** 象謂風霆雨露日星只是箇象效法則效其形
便只箇象而已象是方做未成之意便如日月星辰亦無實體只是箇懸象如
此效陳也呈也一似說效羊效犬效馬又云效字難看如效順效忠效力之效
有陳獻底意思言陳出許多物事淵法是一成已定之物如條法亦是一成已
定之法可以形狀者乾便略坤便備必大大槩乾底只是成得這箇大象到得
坤底則漸次詳密資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占筮也
始資生於此可見淵

定者屬乎陽也事行也占之已決者屬乎陰也極數知
來所以通事之變張忠定公言公事有陰陽意蓋如此 **附錄** 占出這事變人
便通變而為事看來聖人到這處便說在占上去則此書分明是要占矣學蒙
張乖崖說公事未判時屬陽已判後屬陰便是此意公事未判生殺輕重都未

定今已判了更不可易又曰乖崖曾見希夷來其言亦自太極圖淵自富有至
效法是說其理如此用處却在極數知來與通變謂事上面蓋說上面許多道
理要做這 **纂註** 蔡氏曰極數極著數

章言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 **附錄** 陰陽不測之謂神 張子曰兩在故
所以然者則未嘗倚於陰陽也 者是在這裏又在那裏便只是這一箇
物事走來走去無處不在六十四卦都說了這又說三百

八十四爻許多變化都只是這一箇物事周流其間學蒙 **夫易廣矣大**

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

地之間則備矣 不禦言無盡靜而正言即 **附錄** 易不是象乾坤乾坤乃
物而理存備言無所不有 是易之子目下面一壁

子是乾一壁子是坤蓋說易之廣大是這乾便做他那大坤便做他那廣淵靜而
正謂觸處皆見有此道不待安排不待措置雖至小至近至鄙至陋之事無不
見有隨處皆是無所欠闕只觀之人便見人傑未

動時須此道理都是真實所以下箇正字必大 **夫乾其靜也專其**

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

廣生焉 乾坤各有動靜於其四德見之靜體而動用靜別而動交也乾一
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蓋天之形雖
包於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乎地 **附錄** 乾不專一則不能直遠坤不翕聚則不能
之中也易之所以廣大者以此 **附錄** 發育蒼胡廣仲健者乾之性情如剛健底

人便靜時亦有箇要與作做事底意思故曰其靜也專順者坤之性情如柔順
底人靜時只有箇收斂而已故曰其靜也翕必大天之性情健而無息其靜也
專是性其動也闢是情坤亦然又曰專直則只是一物直去翕闢則是二箇翕
則闢闢則開此奇偶之形也又曰陰偏只得一半兩箇方做得一箇學蒙陰是
兩件陰爻兩畫是兩開去翕是兩合必大以形言之則天包地外地在天中所
以說天之質大以氣言之則天包著地天之氣却盡在地之中盡承受得那天
之氣所以說地之量廣大只是一箇物事一故實從裏面便實出來流行發生
只是一箇物事所以說一而實地雖緊實然却虛所以天之氣流行乎地之中
皆從地裏發出來所以說二而虛用之云地如人之肺形質雖硬而中本虛故
陽氣升降乎其中無所障礙雖金石也透過去地便承受得這氣育萬物曰然
要之天之形如一箇鼓鞞中間包得許多氣開闢消長中間盡是這氣升降往
來緣中間虛所以容得以其包得地所以說其質之大以其容得天之氣所以
說其量之廣非是說地之形有盡故以量言也今治曆家用律呂候氣其法最
精氣之至也分寸不差是這氣都在地中透上來如十一月冬至黃鐘管距地
九寸以葭灰實其中至之日氣至灰去畧刻不差又云看來天地中間此氣升
降上下當分為六層十一月冬至自下面第一層生起直到第六層上極至天
是為四月陽氣既生足便消下面陰氣便生只是這一氣升降循環不已往來
乎六層之中也人傑乾靜專動直而大生坤靜翕動闢而廣生這說陰陽體性
如此卦畫也髣髴似德地又曰這箇只是說理然 廣大配天地變通
也是說畫有這理便有是畫畫是載得那理底淵

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易之廣大

所言陰陽之說易簡之德配之 附錄 廣大配天地以下以易配天易簡之善配
天道人事則如此○此第六章 至德以易配人人傑問配是配合底意思

否曰是相似之意欲見其廣大則於天地乎觀之欲見其變通則於四時乎觀
之欲知陰陽之義觀於日月可見欲知易簡之善觀於人之至德可見易簡是
當行之理至德是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
自家所得者義剛

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附錄 知崇天也是致知事禮卑地
所加也窮理則知崇如天而德崇循理則禮 也是踐履事知崇貴乎高明

踐履貴乎著實知既高明須是放低著實做去銖知識日多則知益高積累多則
業益廣輝知却要極於高明禮却要極於卑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纖悉委
曲無非至卑之事如羹之有菜者用挾其無菜者不用挾主人升東階客上自
西階皆不可亂然不是強安排皆是天理之自然人傑林宰問卑字如何解曰
只是卑約意須常本卑約之意方可行禮若知則超越流通无往不可也淵知
崇禮卑這是兩截知崇是知識超邁禮卑是須就切實處行若知不高則識見
淺陋若履不切則所行不實知識高便是象天所行實便是法地賀孫兩脚踏
地做方得若是著件物事填一二尺高便不穩了如何會廣地卑便會廣世上
更無卑似地底淵人之知識不可不高而行之在乎小心如大學之格物致知
是知崇之事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禮卑之事賀孫學只是知與
禮他這意思却好禮便細密中庸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致廣大盡精微等語皆是知禮淵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天地設位而變化行猶知禮存性而道義出也成性本成之性也存存謂存而又存不已之意

也。此附錄問天地設位至道義之門曰上文言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人第七章崇其知須如天之高卑其禮須如地之下矣天地設位一句只是

引起要說知崇禮卑人之知禮能如天地便能成性存存道義便自此出所謂道義便是易也成性存存不必專指聖人言讓性是自家所以得於天底道義是

衆人公共底夔孫成性只是本來性不曾作壞底存謂常在這裏存之又存詠成性只是一箇渾淪之性存而不失此便是道義之門便是生生不已處有開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以造化言之也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以卦位言之也答連嵩卿纂註蔡氏曰道義之在造化則

道義位謂有位可行門謂有門可出存存謂存之又存使之有體如天地也故有天地之位而後易行有知禮之門而後道義出聖人有

以見天下之蹟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蹟雜亂也象卦之象如說卦所列者附錄說文蹟雜亂也古無此字口作噴今從臣亦口之

箇口裏說話多雜亂底意思所以下面說不可惡若喚做好字不應說箇可惡字也探蹟索隱若與人說話時也須聽他雜亂說將出底方可索他耶隱底

淵問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蹟是說卦畫之初否曰正是說卦畫之初聖人只是見陰陽之變化雜見便畫出一畫便有一箇象只管生去只管不同六十四卦

自六十四樣便生到千以上卦亦自一卦一樣學蒙問擬諸形容者度陰陽之形容蓋聖人見陰陽變化雜亂於是比度其形容而象物宜是故謂之象曰也

是如此嘗得郭子和書云其先人云不獨是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謂象只是卦畫便是象自說得好聖人有以見天下

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通謂理之可行而無所礙處如庖丁解牛會則其族而通則其虛也附錄聖人

見天下之動言事若未動時不見得道理是如何人平不語水平不流須是動方見得觀會通行典禮只是說道觀他會通處却求箇道理來區處他所謂卦

爻之動便是法象故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淵會便是四邊合聚來處通便是空處行得去便是通道夫一卦之中自有會通六爻又各自有會通且如

屯卦初九在卦之下未可以進為屯之義乾坤始交而遇險陷亦屯之義似草穿地而未申亦屯之義凡此數義皆是屯之會聚處若盤桓利居貞便是一箇

合行底却是通處也學蒙會是衆理聚處便有許多難易窒礙必於其中得其通處乃可行爾如庖丁解牛於族處却批大卻導大窾此是筋骨叢雜之所得

其可通之理故十九年而刃若新發於刃且如事理間若不於會處理會却只見得一偏如何行得通須是於會處都理會其間却自有箇通處便如脉理相

似又曰會而不通則窒礙而不可行通而不會亦不知許多曲直錯雜處故必觀會通而始可行典禮必大會通者觀衆理之會擇其通者而行且如有一事

關著許多道理也有父子之倫也有君臣之倫也有夫婦之倫若是父子重則就父子行將去而他有所不暇計若君臣重則行君臣之義而他不暇計若父

母之恩重則使得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之義而委致其身之說不可行若君臣之義重則當委致其身而不敢毀傷之說不暇顧此之謂觀會通備

典禮猶常禮常法又曰禮便是節文也升降揖遜是禮之節文這禮字又說得闊凡事物之常皆是曰如堯舜揖遜湯武征伐皆是典禮處典禮只是常事

言天下之至蹟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

亂也惡猶厭也附錄先儒多以蹟字為至妙之意若如此說則何以謂之不可惡蹟只是箇雜亂冗閑底意思言之而不惡者精粗本末無不

盡也諱義剛云惡字有三音或亞或如字或烏故反曰烏故切於義為近只是說雖是如此勞攘事多然也不可厭惡問蹟是說事物如此不是說卦上否曰

卦亦如此三百八十四爻是多是少雜亂學蒙不可惡者言雖是雜亂聖人却於雜亂中見其不雜亂之理必大雜亂處人易得厭惡然而這都是道理合有底

事自合理會故不可惡動亦是合有底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

擬議以成其變化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法行之此下六爻則其例也附錄此變化只就人事說擬議只是裁度

好爵我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干

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干

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

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

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釋中孚九二爻義附錄鳴鶴

子和好爵爾靡此本是說誠信感通之理夫子却專以言行論之蓋誠信感通莫大於言行謹言行樞機是言所發者至近而所應者甚遠否曰樞機便是鳴鶴

在陰下面大槩只說這意都纂註蔡氏曰萬化不窮感應二端而已故夫子取不解著我有好爵二句學蒙

陰之義出其言即鳴鶴之義千里之外應之即其子和之義特主乎人而為言耳感應者心也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言行乃感應之樞機也善者至善

之理也不善則悖理矣人以善而感應則感應同乎天矣故曰動天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

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

心之言其臭如蘭釋同人九五爻義言君子之道初若不同而後實無間斷金如蘭言物莫能間而其言有味也附錄

同心之利雖金石之堅亦被他斷決將去斷是斷做兩段學蒙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

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釋大

過初六纂註蔡氏曰物之置於地也亦可安矣而又藉之以茅過於慎也勞謙

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

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

存其位者也釋謙九三爻義德言盛禮言恭言德欲其盛禮欲其恭也亢龍有悔子曰貴而

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

也釋乾上九爻義當屬文言此蓋重出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

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

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釋節初九爻義子曰作易

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

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

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

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釋解六三爻義此蔡氏曰自

至此乃夫子擬議之辭而為三百八十四爻之凡例也爻之有義非辭不明而

天下之事變化無窮又豈辭之所能備哉苟玩之者拘而不通則一爻不過一事

而已擬議以成其變化其所以示人者詳矣然夫天一地二天三地

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簡本在第十章之首程子

之數陽奇陰偶即所謂河圖者也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

右五十居中就此章而言之則中五為衍母次十為衍子次一二三四為四象

之位次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二老位於西北附錄總論下文數節來論謂某

圖之數此亦存說矣數之為數雖各主於一義然其參伍錯綜無所不通則有

非人之所能為者其所不合固不容以強合其所必合則縱橫反覆如合符契

亦非人之所能強離也若於此見得自然契合不假安排底道理方知造化工

夫神妙巧密若論易文則自大衍之數五十至再劫而後掛便接乾之策二百

一十有六至可與祐神矣為一節是論大衍之數自天至地十劫連天數五至行鬼

神也為一節是論河圖五十五之數今其文間斷差錯不相連接舛誤甚明伊川

先生已嘗釐正啓蒙雖依此寫而不會推論其所以然者故覽者不之察耳答

素樞看繫辭須先看自大衍之數以下皆是說卜筮若不是說卜筮却是說一

箇无頭底物令人

纂註蔡氏曰天地者陰陽對待之定體也一至十者陰陽流

行之次序也然對待非流行則不能變化流行非對待

誠不知易可學

則不能自行而五十五者則流行之細分也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

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此簡本在大衍之後今按宜在此天數五者一三五七九皆奇也地數五者二四六八十皆偶也相得謂一與二二與三三與四四與五五與六六與七七與八八與九九與十各以奇偶為類而自相得有合謂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兩相合二十有五者五奇之積也三十者五偶之積也變化謂一變生水而六化成之二化生火而七變成之三變生水而八化成之四化生金而九變成之五變生水而十化成之鬼神謂凡奇偶

附錄相得各有合在十干甲乙木丙丁火戊己土庚辛壬癸水便是相得甲與己合乙與庚合丙與辛合丁與壬合戊與癸合便是各有合又曰五行本只是五而有十者蓋一箇便包兩箇如木便包甲乙火便包丙丁土便包戊己金便包庚辛水便包壬癸所以為十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

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

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

大衍之數五十蓋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至用以筮則又止用四十有九蓋皆出於理勢之自然而非人之知力所能損益也兩謂天地也掛懸其一於左手小指之間也三三才也揲間而數之也奇所揲四數之餘也扚

勒於左手中三指之兩間也閏積月之餘日而成月者也五歲之間再積日而再成月故五歲之中凡有再閏然後別起積分如一掛之後左右各一揲而一扚故五者之中凡有再扚然後別起一掛也

附錄河圖五十五是天也自然之數大衍五十是聖人去這河圖裏面取那天五地十衍出這箇數

大槩河圖是自然底大衍是用以揲著求卦底淵或問大衍之義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虛其中金木水火土五數便是五十又虛天一故用四十有九此一說也三天兩地便是虛去天一只用天三對地二耳又五為生數之極十為成數之極以五乘十以十乘五亦為五十此一說也又數始於一而成於五小衍之成十大衍之成五十此一說也數家之說雖多不同某謂此說却分曉當奇者左右四揲之餘也扚指間也謂四揲左手之策而歸其餘於无名指間

四揲右手之策而歸其餘於中指之間也與郭子和聖人下字皆有義掛者挂也扚者扚於二指之中也賀孫掛一歲揲右二歲扚右三歲一閏揲左四歲

扚左五歲再閏也人傑一掛之間凡再扚即五歲之間凡再閏之象也與郭子和總論數節繫辭言著法大抵只是解其大略想別有文字今不可見但如天數

五地數五此是舊文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孔子解文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是舊文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此是孔子解

文分而為二是本文以象兩是解掛一揲之以四歸奇於扚皆是本文以象三以象四時以象閏之類皆是解文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

四孔子則斷之以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孔子則斷之以當萬物之數於此可見謨著卦當初聖人用之亦須有箇見成圖筭後自失其傳

所僅存者只有這幾句其間已自是添入字去說他了賀孫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

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凡此策數生於四象蓋河圖四

面太陽居一而連九少陰居二而連八少陽居三而連七太陰居四而連六揲著之法則通計三變之餘去其初掛之一凡四為奇凡八為偶奇圓圍三偶方圍四三用其全四用其半積而數之則為六七八九而第三變揲數策數亦皆符會蓋餘三奇則九而其揲亦九策亦四九三十六是為居一之太陽餘二奇一偶則八而其揲亦八策亦四八三十二是為居二之少陰二偶一奇則七而其揲亦七策亦四七二十八是為居三之少陽三偶則六而其揲亦六策亦四六二十四是為居四之老陰是其變化往來進退離合之妙皆出自然非人之所能為也少陰退而未極乎虛少陽進而未極乎盈故此獨以老陽老陰計乾坤六爻之策數餘可推而知也期周一歲也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此特舉成數而繁言之耳

附錄

策者著之莖數曲禮所謂策為筮者是也

大傳所謂乾坤二篇之策者正以其掛扚之外見存著數為言耳蓋揲著之法凡三揲掛扚通十三策而見存三十六策則為老陽之爻三揲掛扚通十七策而見存三十二策則為少陰之爻三揲掛扚通二十一策而見存二十八策則為少陽之爻三揲掛扚通二十五策而見存二十四策則為老陰之爻大傳專以六爻乘二老而三言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其實六爻之為陰陽者老少錯雜其積而為乾者未必皆老陽其積而為坤者未必皆老陰其為六子諸卦者或陽或陰亦互有老少焉蓋老少之別本所以生爻而非所以名卦今但以乾有老陽之象坤有老陰之象六子有少陰陽之象且均其策數又偶合焉而因假此以明彼則可若便以乾六爻皆為老陽坤六爻皆為老陰六子皆為少陽少陰則恐其未安也但三百六十者陰

陽之合其數必齊若乾坤之爻而皆得於少陰陽也則乾之策六其二十八而為百六十八坤之策六其三十二而為百九十二其合亦為三百六十此則不可易也若程迥著之一籌謂之一策策中乘除之數知直謂之數策數云者凡手中之數皆是如禮曰倒策側龜於君前有誅龜策弊則埋之不可以既揲餘數不為策也必大此凡言策數雖指掛扚之外過揲見存之著數而言然不以掛扚之內所餘之著不為策也著卦考誤

纂註

蔡氏曰天地之運大小皆

極於三百六十大衍乾坤之策

當期之日真所謂與天相似也

二篇之策萬物之數也二策謂上下經凡陽爻百九十二得六千九百一十

附錄

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亦是取象之辭不是萬物恰有此數必大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

成卦

四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也易變也謂一變也三變成爻十八變則成六爻也

附錄

易字只是箇變字四度經營方成一變若說易

之一變却不可這處未下得卦字亦未下得爻字只下得易字淵營謂經營易即變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凡四度經營著策乃成一變也積十二營三掛六扚乃成三變然後成爻十有八變而成卦者謂既三變而成一爻復合四十九著如前經營以為一變積十八變則成六爻而為一卦也

而小成

謂九變而成三畫得內卦也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

事畢矣

謂已成六爻而視其爻之變與不變以為動靜則一卦可變而為六十四卦以定吉凶凡四千九十六卦也

顯道神

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道因辭顯行以數神酬酢謂應對祐神謂助神化之功

附錄道較微妙無形影因卦辭說出來道這是吉這是凶這可為這不可為德行是人做事粗做底只是人為若決之於鬼神德行便神淵此說著龜之用也道理因此顯著德行是人事却須取必於著既知吉凶而後可以酬酢事變神不能自說吉凶與人必俟易蔡氏曰顯道闡幽也神德行微子曰始著見是易能祐助於神也顯也如是則可以應變而助神矣

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變化之道即上文數法是也皆非人之所能為故夫子嘆

之而門人加子曰以別上文也○此第九章言天地大衍之數揲著求卦之法然亦略矣意其詳具於太卜筮人之官而今不可考耳其可推者啓蒙備言之

附錄銖問陽化為陰陰變為陽者變化也所以變化者道也道者本然之妙變化者所乘之機故陰變陽化而道无不在兩在故不測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不審

可如此看否曰亦得之錄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下筮者尚其

占四者皆變化之道問以字是指以易而言否曰然又問以言者尚其辭神之所為者也**附錄**言是取其言以明理也手如論語上舉不恒其德

或承之羞之類否曰是學蒙問以下筮者尚其占上用龜亦使易占否曰不用只是文勢如此學蒙問辭占是一類動制器是一類所以下文至精合辭占說

至變合變象說曰然辭占是一類者曉得辭方知得占若與人說話曉得他言語方見他骨中底蘊變是事之始象是事之已形者故亦是一類學蒙是

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

如鄉音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

能與於此此尚辭尚占之事言人以著問易求其卦爻之辭而以之發言吉凶也以言與以言者尚其辭之以言義同命則**附錄**問焉而以言若以上下

將筮而告著之語冠禮筮曰宰自右贊命是也命筮之辭古人亦大段重筮但而以言三字義拘若作以易之言如所謂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不占只是以其言又於上下文不順學蒙參伍以

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

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此尚象之事變則象之未定者也參者三

數之也伍者五數之也既參以變又伍以變一先一後更相考覈以審其多寡之實也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綜者總而擊之一低一昂之謂也此亦皆是揲著求卦之事蓋通三揲兩手之策以成陰陽老少之畫究七八九六之數以定卦爻動靜之象也參伍錯綜皆古語而參伍尤難曉按荀子云窺敵制變欲伍以參韓非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大記曰必參而伍之又曰參伍不失漢書曰參伍其賈

以類相準此足

附錄

參以三數之也伍以五數之也如云什伍其民如云或相

以相發明矣
五而齊以五數之則遇三而會又曰若其他數猶可湊參伍兩數自是參差不齊所以舉為言又曰揲著本無參數伍數之法只言交互參考皆有自然之數如三三為九三二為六之類雖不用以揲著而推考變通則未嘗不用也謨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如乾對坤坎對離自是交錯綜者總而挈之且以七八九六明之六七八九便是次序然而七是陽六壓他不得便當挨上七生八八生九九又須挨上便是一低一昂學蒙錯綜是兩樣錯是往來交錯之義有迭相為用之意綜者條而理之也如機上織底綜一箇上去一箇下來陽上去做陰陰下來做陽如綜相似淵錯綜其數便又是七八九六九對八便是東西相錯六上生七為陽九下生八為陰便是上下為綜義剛錯綜自是兩事參伍錯綜又各是一事參伍所以通之其治之也簡而疎錯綜所以極之其治之也繁而密備成天地之文者若卦爻之陳列變態者是也愚按揚倅荀子註定天下之象者物象皆有定理足以經綸天下之事也人傑○伍參猶雜也使間謀或參之或伍之於敵間而盡知其事史記引周書曰必參而伍之註三卿五大夫欲更議也

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

與於此

此四者之體所以立而用所以行者也易指著卦无思无為言其无心也寂然者感之體感通者寂之用入心之妙其動靜亦如此

附錄

著卦何嘗有思有為但只是扣著便應无所不通所以為神耳非是別有至神在著卦之外也答祖儉易是箇无情底物事故寂然不動占之者吉

凶善惡隨事著見乃感而遂通也時舉易无思慮也无作為也其寂然者无時而不感其感通者无時而不寂也是乃天命之全體人心之至正所謂體用之一源流行而不息者也疑若不可以時處分矣然於其未發也見其感通之體於其已發也見其寂然之用亦各有當而實未嘗分焉雜著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神之所為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无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為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乃是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不能不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也又曰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良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入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无一毫之不一也答欽夫寂是體感是用當其寂時理固在此必感而後發如仁感為惻隱未感時只是仁義感為羞惡未感時只是義可學問胡氏說多指心作已發曰便是錯了縱使已發感之體固在所謂動中未嘗不靜如此則流行發見而卓然有不可移今只指作已發一齊无本了終日只得奔波急迫大錯了淵看來寂然不動眾人皆有是心至感而遂通處獨聖人能之眾人却不然蓋他雖具此心未發時已自汨亂了思慮紛擾夢寐顛倒可見若无聖人操存之道至感發處如何會得如聖人中節寓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本只是說易不是說人諸家皆是借來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研猶審也

幾微也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

附錄

問如何是極深曰聖人都曉得至深難見底道理都就易中見得問如所謂幽明之故死生之

說鬼神之情狀之類否曰然問如何是研幾曰便是研磨出那幾微處且如一箇卦在這裏便有吉凶有悔吝幾微毫釐處都研出來又問如此說正與本義所謂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正相發明曰然道夫易便有那深有所幾聖人便用極出那深研出那幾研是研磨到底之意詩書禮樂皆是說那已有底事惟是易說那未有底事研幾是不待他顯著只在那茫昧時都處置了淵研便是研窮他幾便是周子所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也學蒙知至如極深能慮便

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所以通志而成務者神之所為也

附錄

深就心上說幾就事上說幾便是有那事了雖是微畢竟是有深在心甚玄奧幾在事半微半顯淵深是幽深通是開通人所以蔽塞只為他淺若是深後便能開通人志道理若淺如何開通得入所謂通天下之志亦只是說開物相似所以下一句也說箇成務易是說未有底六十四卦皆是如此淵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此第十章承上章之意言易之用有此

附錄

變化之道莫非神之所為也故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為矣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所謂變化之道也觀變玩占可以見其精之至矣玩辭觀

象可以見其變之至矣然非有寂然感通之神則亦何以為精為變而成變化之道哉此變化之道所以為神之所為也所以極深者以其精也所以研幾者

以其變也極深研幾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以其神也此又覆明上文之意復以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結之也或曰至精至變皆以書言之矣至神之妙亦以書言可乎曰至神之妙固无不在詳考之文意則實亦以書言之也所謂无思无為寂然不動云者言在冊象在畫著者在積而變未形也至於玩辭觀象而揲著以變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推而極於天地之大反而驗諸心術之微其一動一靜循環始終之際至神之妙亦如此而已矣嗚呼此其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歟精變神說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

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

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附錄

物是人物務是事務冒只是罩得天下許多道理在裏自之道皆在其中今觀之也是如何出得他箇道夫讀繫辭須見得如何是

開物如何是成務又如何是冒天下之道須要就卦中一一見得許多道理然後可讀蓋易之為書大抵皆因卜筮而設教逐爻開示吉凶包括无遺如將天下許多道理包藏在其中故曰冒天下之道由卜筮而推上通鬼神下通事物精及於无形粗及於有象如包罩在此隨取隨得讀此是說著龜若不指著龜何以言通之定之斷之必大聖人作易教他占吉則為凶則否所謂通志定業斷疑者即此也

是故著之德圓而神

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

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圓神謂變化无方方知謂

事有定理易以貢謂變易以告人聖人體具三者之德而无一毫之累无事則其心寂然人莫能窺有事則神知之用隨感而應所謂无卜筮而知吉凶也神武不殺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謂

附錄

著以七為數是未成卦時所用未有定體故其德圓而不假其物之謂神所以知來卦以八為數是因著之變而成已有定體

故其德方以知所以藏往若何錫此字指著卦之德六爻之義而言洗心言聖人玩此理而默契其妙也若王遇聖人之心渾只是圓神方知易貢三箇物事更無別物一似洗得來潔靜了又曰是以那易來洗濯自家心了更沒些私意小知在裏許聖人便似那易了淵退藏於密時固是不用這物事吉凶與民同患也不用這物事用神而不用著用知而不用卦全不犯手退藏於密是不用事時到他用事也不犯手事未到時先安排在裏裏了事到時恁地來恁地應淵一卦之中凡爻辭所載皆是已著底道理此藏往也占得此文却因已見底道理推未來底事便是知來必大神以知來如明鏡然事物來都看見知以藏往只是見在底事他都識得又曰都藏得在這裏面學蒙如揲著然當其未揲也都不知成卦了則事都綽定在上面了便是藏往聖人於天下自是所當者推所向者伏然而他都不費手脚這便是神武不殺學蒙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

夫

神物謂著龜湛然純一之謂齊肅然警惕之謂戒明天道故知神物之可興察民故故知其用之不可不有以開其先是以作為卜筮以教人而於

此焉齊戒以考其占使其心神明不測如鬼神之能知來也

附錄

齊戒敬也聖人无一時一事而不敬此特因卜筮而言尤見其精誠之至如孔子所

慎齊戰疾之意也若敬夫胡叔器問齊戒只是敬否曰也是敬但齊較詳於戒到湛然純一時那肅然警惕也無了義剛聖人於卜筮其齊戒之心虛靜純一戒謹恐懼却只是退聽於鬼神學蒙問天之道便是民之故否曰到得極處固只是一箇道理看時須做兩處看方看得周匝无虧欠處問天之道只是福善禍淫之類否曰如陰陽變化春何為而生秋何為而殺夏何為而暑冬何為而寒皆要理會得問民之故如君臣父子之類否曰故只是事凡民日用皆是若只理會得民之故却理會不得天之道便即民之故亦未是在到得極時固只是一理要之須是都理會周匝始得道夫問明察之義有淺深否曰察深於明明只是大槩明得這道理耳孟子所言明察與易明於天道察於民故同去偽聖人見得天道知得人事都是這箇道理看見著龜之靈都包得這道理於是作為卜筮使民因卜筮皆知得道理都在這裏面了若敬夫是興神物以前民用此言有以開民使民都知前時民昏塞吉凶利害是非都未知因這箇開了便能如神明然此便是神明其德又曰民用之則民神明聖人用之則自神明其德淵便是聖人也要神明這箇本是一箇靈聖底物事自家齊戒便會靈聖不齊戒便不靈聖古人所以七日戒三日齋義剛設為卜筮以為民之嚮導聖人於此又要以卜筮而齊戒以神明其德顯道神德行便似這神字猶言凶吉若有神陰相之相似都不是自家做得却都若神之所為學蒙總論一節是以明於天之道至以前民用此言作易之事也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此

言用易之事也。答敬夫。統論上一節。洗心退藏。言體知來藏往。言用然亦只言體用具矣。而未及用出來下文。是與神物以前民用。方發出許多道理。以盡見於用也。然前段必結之以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只是譬喻。著龜雖未用而神靈之理。具在猶武是殺人底事。聖人却存此神武而不殺也。漢著德已下言皆已具此理。但未用之於卜筮。至明於天之道。已下方說卜筮。乃是發用處。是與神物以前民用。蓋聖人已具此理。復就著龜上發明之。使民亦得以前知也。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德即聖人之德。又即卜筮以齊戒。神明之必大。方其退藏而與民同患之用。已具及其應變。則又以齊戒而神明其德。此則非聖人不能與。答西山。洗心聖人。玩辭觀象。理與心會也。齊戒聖人。觀變玩占。臨事而敬也。答何錫聖人。此心虛明。自然具眾理。卦爻許多。不是安排對副。與人看是甚人。來自自然。撞著易如此。聖人也。如此。是故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闔闢動靜之機也。先言坤者。由靜而動也。乾坤變通者。化育之百姓自然。附錄闔闢乾坤理與事皆如此。書亦如此。這箇則說理底意思多之日用也。附錄淵問易中多言變通之意。如何曰。處得恰好。處便是通。問往來不窮。謂之通。如何曰。處得好。便不窮。不通便窮。道夫見乃謂象。只是說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底意思。幾雖是未形。然畢竟是有箇物了。淵利用出入者。

便是民生日用都離他不得。淵民之於易。隨取而各足。易之於民。周徧而不窮。所以謂之神學蒙。纂註徐氏曰。天道流行。有動之嘘也。戶之闔也。羣蟄由是而作也。是謂之乾。陰之翕也。戶之闔也。羣動由是而息也。是謂之坤。先坤後乾。陰陽之義也。一闔一闢。交易代換。是謂之變。往來不窮。運行悠久。是謂之通。物生之初微。而可見。則謂之象。物成之後實。而有形。則謂之器。聖人因象器之自然。修道立教。制器利用。有不容違之。則是謂之法。民生日用。出而作固。利也。入而處亦利也。是法也。即易之形。是故易有太象。變通乾坤闔闢至妙之理。或出或入。民咸用之。是謂之神。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陰陽之變。太極者其理也。兩儀者始為一畫。以分陰陽。四象者次為二畫。以分太少。八卦者次為三畫。而三才之象始備。此數言者。實聖人作易自然之次第。有不假絲毫智力而成者。畫卦揲著。其序皆然。詳見序例。啓蒙。附錄此太極却是為畫卦設。當未畫卦前。太極只偶无所不有。及畫一奇一偶。是生兩儀。再於一奇畫上加一奇。此是陽中之陽。又於一奇畫上加一偶。此是陽中之陰。又於一偶畫上加一奇。此是陰中之陰。又於一偶畫上加一偶。此是陰中之陽。各添一奇一偶。便是八卦。四象如春夏秋冬。金木水火。東南西北。無不可推矣。漢太極不離乎陰陽也。必大太極便是一到得生兩儀時。這太極便在兩儀中生。道則不離乎陰陽也。必大太極便是一到得生兩儀時。這太極便在兩儀中生。四象時。這太極便在四象中生。八卦時。這太極便在八卦中。道夫。銖謂自兩儀生四象。則老陽老陰不動。而少陰少陽則交自四象生。八卦則乾坤震巽不動。而

離兌坎艮則交銖此一節乃孔子發明伏羲畫卦自然之形體次第最為切要古今說者唯康節明道二先生為能之故康節之言曰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猶根之有榦榦之有支愈大則愈小愈細則愈繁而明道以為加一倍法其發明孔子之言又可謂最要切矣與郭子和此乃學易綱領開卷第一義然古今未見有識之者至康節先生始傳先天之學而得其說且以為伏羲之易也說卦天地定位一章先天圖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序皆本於此若自八卦而上又放此而生之至於六畫則八卦相重而為六十四卦矣答虞太中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廣八卦列於六經為萬世文字之祖答呂祖謙總論上文闔闢往來乃是易之道易有太極則承上文而言所以往來開闢而無窮者以其有是理耳有是理則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兩而生四四而生八至於八則三變相因而三才可見故聖人因之畫為八卦以形變易之妙而定吉凶至此然後可以言書耳答西山通論說卦數章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者伏羲畫卦之法也說卦天地定位至坤以藏之以前伏羲所畫八卦之位也帝出乎震以下文王即伏羲已成之卦而推其義類之辭也木之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有吉有凶是生

附錄 卦畫既立便有吉凶在裏蓋是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間時則有消長之業不同長者便為主消者便為客事則有當否之或異當者便為善否者便為惡即其主客善惡之辨而吉凶見矣故曰八卦定吉凶吉凶既決定而不同則以之立事而大業自此生矣此聖人作易教民卜筮而以開天下之愚以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事者如此賀孫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

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著龜

龜 富貴謂有天下履帝位立下疑有關附錄 賾是雜亂不是妙字本從口是文亹亹猶勉勉也疑則怠決故勉

隱若與人說話時也須聽他雜亂說出來方可索他隱底淵問定吉凶成亹亹莫大乎著龜如何曰人到疑而不能決處便放倒了不肯向前既得卜筮知其吉凶自然勉勉住不得則其所纂註 徐氏曰法謂效法象謂成象萬物之生有以亹亹者是卜筮成之也必大附錄 顯有微皆法象也而莫大乎天地萬化之運終則有始皆變通也而莫大乎四時天文煥爛皆懸象著明也而莫大乎日月崇高以位言而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者為尤大智者創物巧者述之皆足以為利而物无不備用无不致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者惟聖人為大賾隱以物象言深遠以事理言探之索之則賾者陳而隱者顯矣鈎謂曲而取之致謂推而極之則深者出而遠者至矣卦爻示人者明若觀火則有以決其吉凶而勉其有成也故曰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著龜上三言以易之在造化者言也下三言以易之在人事者言也天地有自然之法象非崇高富貴位與天地並何以修道而立教四時有自然之變通非聖人作易變通盡利何以神化而宜民日月之明旁燭幽遐非易之示人本隱之顯何以開物

是故天生神物

成務是三言者各有所合也蔡氏曰立字下當有象字

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此四者聖人作易之所由也河圖洛書詳見啓蒙○愚神物謂著則之而四十九之用成變化謂陰陽效之而卦爻動靜備象謂日月星辰循度失度而吉凶見象之而卦爻有以斷吉凶皆作易之本也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四象謂陰陽老少示謂示人以所值之卦爻○此第十一章專言卜筮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

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

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

不利也

釋大有上九爻義然在此无所屬或恐是錯簡宜在第七章之末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

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

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

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言之所傳者淺象之所示者深觀奇偶二畫包含變化无有窮盡則可見矣變通鼓

舞以事而言兩子曰字宜衍其一蓋子曰字皆後人所加故有此誤如近世

通書乃周子所自作亦為後人每章加以周子曰字其設問答處正如此也

附錄 立象盡意不獨是聖人有這意思寫出來自是他象上有這意設卦以盡情偽

不成聖人有情又有偽自是卦上有這情偽看來情偽只是箇好與不好如剥

五陰只是要害一箇陽這是不好底情便是偽如復如臨便是好底卦便是真

情學象變而通之以盡利此言占得此卦陰陽老少交變因其變便有通之理鼓

之舞之以盡神未占得則有所疑既占則无所疑自然使人脚輕手快行得順

便如大衍之後言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定天下之吉凶成天

下之疊疊皆是鼓之舞之意元裕變通盡利鼓舞盡神是言立象設卦繫辭

皆為卜筮之用而天下之人方知所以趨吉避凶奮然有所興作不知手之舞

之足之蹈之之意故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猶懼迫

天下之人勉之為善相似謨鼓之舞之便无所用力自是聖人教化如此鼓舞

於占上分數較多自是樂會得而不自知因舉橫渠云巫風其鼓舞之盡神者

與巫字從工兩邊人字是取象其舉神巫者祀神如舞雩之類皆須舞蓋以通

暢其和氣達於神明問問鼓舞恐是振揚發明底意 乾坤其易之緼

思否曰然蓋提撕警覺使人各為其所當為也道夫 乾坤其易之緼

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

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緼所包畜者猶衣之著也易之所有陰陽而已凡陽皆乾凡陰皆坤畫卦定位則二者成列而易之體立矣

附錄 向論衣敝緼袍緼是綿絮胎今看此緼字正是如此取義

乾坤毀謂卦畫不立乾坤息謂變化不行

易已著此理乾坤則是體骨必大乾坤成列便是乾一至坤八都成列了其變易方立其中若只是一陰一陽則未有變易在又曰有這卦則有變易無這卦便無這易了又曰此段以乾坤為主學蒙易不過只是一箇陰陽奇偶千變萬變則易之體立若奇偶不交變奇純是奇偶純是偶去那裏見易易不可見則陰陽奇偶之用亦何自而辨元裕自易道體統而言則乾陽坤陰一動一靜乃其縕也自乾坤成列而觀則易之為道又不在于乾坤之外惟不在外故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而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

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卦文陰陽皆形而下者其理則道也因其自然之化而裁制之變之義也變通二字

上章以天言此章以人言

附錄 問陰陽如何是形而下者曰一物便有陰陽便有作用寒暖以為是器之理者則道也如所謂始終晦明奇偶之屬皆陰陽所為之器獨其所指理形而下者指事物事物皆有理事物可見而其理難知即事即物便要見得此理只是如此看但要其實於事物上見得這道理然後於已有益

形以上底虛渾是道理形以下底實便是器淵器亦道也道亦器也道未嘗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學蒙道非與器形器非道不立夔孫化是漸漸消化疊疊地去有漸底意思不見其化之迹且如而今天氣漸漸化涼將去到得立秋便截段這已後是秋便是變又曰只就那化中裁截取便是變道夫化是因其自然

然而化裁是人為變是變了他且如自初一至三十日便是化到這三十日便截段做一月明日便屬後月便是變又如今年三百六十日須待日日漸次進去到那滿時這便是化自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聖人去這裏截做四時這便是變化不是一日內便頓然恁地人之進德亦如此三十而立不到那三十時便立須從十五志學漸漸化去方到淵又如星辰運行無頃刻停息若逐時記道昏某中且某中逐日便是化到這一月處便是變學蒙處得恰好處便是通推而行之便是就這上行將去且如九龍有悔是不通了處得來無悔便是通變是就時就事上說通是就上面處得行處說故曰通其變只要常教流通不窮問如富貴貧賤夷狄患難這是變行乎富貴行乎貧賤行乎夷狄行乎患難至於無入而不自得便是通否曰然道夫化而裁之屬前項事謂漸漸化去裁制成變則謂之變推而行之屬後項事謂推而為別一卦了則通行無礙故為通舉而措之天下謂之事業便是定天下吉凶成天下亶亶者元裕如陰陽兩爻自此之彼自彼之此若不截斷則豈有定體通是通其變將已截斷者推而行之便是通謂如占得乾之履便是九三如乾乾不息則我所行者以此而措之於民則謂之事業也必大化而裁之方是分下頭項推而行之便是見於事如堯典分命羲和許多事便是化而裁之到敬授人時便是推而行之學蒙

纂註 張子正蒙曰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

有以見天下之蹟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

是故夫象聖人

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
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重出以起下文極天下

之蹟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卦即象也辭即爻也附錄天

下之蹟者存乎卦卦體之中備陰陽變易之形容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是說
出這天下之動如鼓之舞之相似如初九當潛則鼓之以勿用九二當見則鼓
之以利見大人若无辭則都發不出了必大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卦爻所以變通者在人人之所以能神而明之者在德○此第十二章附錄問化而裁之謂之變化而裁之存乎

下是就這變處見得化而裁之學蒙變化字多相對說化裁之變又說得來重
如云幽則有鬼神神本皆屬幽然以鬼神二字相對說則鬼屬幽神又自屬
明變化相對說則變是長化是消備神明一段是與形而上之道相對說自形
而上之道說至變通事業是自至約處說入至粗處自極天下之蹟存乎卦至
神而明之又自至粗上說入至約處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說得又微矣元裕

周易繫辭上傳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周易繫辭下傳第六

朱子本義

新安後學胡一桂附錄纂註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成列謂乾一兌

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類象謂卦之形體也因而重之謂各因
一卦而以八卦次第加之為六十四也爻六爻也既重而後卦有六爻也附錄

八卦所以成列乃是從太極兩儀四象漸次生出以至於此畫成之後方見其
有三才之象非聖人因見三才遂以己意思惟而連畫三爻以象之也因而重

之亦是因八卦之已成各就上面接次生出逐爻則更加三變方成六十四卦
若待生全卦則只用一變便成六十四卦雖有遲速之不同然皆自然漸次生

出各有行列次第畫成之後然後見其可盡天下之變不是聖人見下三爻不
足以盡天下之變然後別生計較又并畫上三爻以盡之也此等皆是作易妙

處方其畫時雖是聖人亦自不知裏面有許多巧妙
奇特直是要人細心體認不可草草立說附錄剛柔相推變在其

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而卦爻之變往
來交錯無不可見聖人因

其如此而皆繫之辭以命其吉凶則
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亦不出乎此矣附錄變是就剛柔交錯而成卦爻上言動

者以上爻為主這上爻便是動如五爻變一爻不變則吉凶悔吝者生乎

動者也吉凶悔吝皆辭之所命也然必因卦爻之動而後見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

趣時者也一剛一柔各有定位自此而彼變以從時附錄此兩句亦相對說剛柔者陰陽之質是移不得之定體故謂之本若剛變

為柔柔變為剛便是變通之用必大剛柔兩箇是本變通便只是其往來者學蒙

互論上繫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便與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

者晝夜之象也一樣學蒙剛柔者晝夜之象附錄蔡氏曰剛柔者變通之本所謂立本變化者進退之象所謂趣時文蔚體變通者剛柔之時用吉

凶者貞勝者也貞正也常也物以其所正為常者也天下之事非吉則凶非凶則吉常相勝而不已也附錄問貞勝一

段張程之說孰是曰吉凶二者常須有一個勝故曰貞勝貞所以訓常者易傳

解此處多云正固固乃常也為正字盡貞不得故又著一固字謂如雖是正又

須常固守之張子曰有義命當吉當凶當亨當否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然後為貞纂註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无咎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

貞夫一者也觀示也天下之動其變无窮然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則其所正而常者亦一理而已矣附錄天地之道

月之道則常明天下之動雖不齊常有一箇是底故曰貞夫一文蔚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

隤然示人簡矣確然健貌隤然順貌所謂貞觀者也爻也者效此者也象

也者像此者也此謂上文乾坤所示之理爻之奇偶卦之消息所以效而象之附錄問效此是效乾坤

像此是像乾坤之虛實而為奇偶曰效此便是乾坤之理象只是像其奇偶學蒙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

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內謂著卦之中外謂著卦之外變即動乎內之變辭

即見乎先生問曰如何是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如何分或曰陰陽老附錄少在分掛揲歸之時而吉凶乃見於成卦之後曰也是如此然內

外字猶言先後顯微學蒙功業見乎變是就那動底爻見得天地之大德

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

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曰人之人今本作仁呂氏從古蓋所謂非眾罔與守邦○此第一章言

卦文吉凶天地以生物為心蓋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唯天確然附錄於上地隤然於下一無所為只以生物為事故易曰天地之大

造化功業

德曰生而程子亦曰天只是以生為道答欽夫後世只為這兩箇不相對有位底無德有德底無位有位則事事做得淵理財言你底還你我底還我正辭言是底說不是底說不是猶所謂正名淵問人君臨天下大事小事只是理財正辭如何曰理財是因上文而言聚得許多人在這裏無財何以養之有財不能理却也不得正辭便是分別是非又曰教化便却在正辭裏面了學蒙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

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

德以類萬物之情

王昭素曰與地之宜諸本多有天字俯仰遠近所取不一然不過以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神明之情如雷風山澤之象

附錄文蔚曰先生易中謂伏羲作易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巳此語最盡曰陰陽雖是兩箇字然却是一氣之消息一進一退一消一長進處便是陽退處便是陰長處便是陽消處便是陰只是這一氣之消息做出古今天地間無限事來所以陰陽做一箇說亦得做兩箇說亦得古者伏羲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那時未有文字只是仰觀俯察而已想得聖人心細雖以鳥獸羽毛之微也盡察得有陰陽今人心粗如何察得或曰伊川見兔曰察此亦可畫卦便是此義曰就這一端上亦可以見耳凡草木禽獸無不有陰陽鯉魚脊上有三十六鱗龍脊上有八十一鱗龍不會見鯉魚有之又龜背上文中間一簇成五段文兩邊各插四段共成八文又八文之外兩邊周圍共二十四段中間五段者五行也兩邊插入段者八卦

也周圍二十四段者二十四氣也箇箇如此又如草木之有雌雄銀杏桐楮牡壯麻竹之類皆然又樹木向陽處則堅實其背陰處必虛軟男生必伏女生必偃蓋男陽氣在背女陽氣在腹個聖人作易之初蓋是仰觀俯察見得盈乎天地之間者無非一陰一陽之理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象則其數便自在這裏非特圖書為然蓋所謂數者祇是氣之分限節度處得陽必奇得陰必偶凡物皆然而圖書特為巧而著耳賀孫萬物之情盡於八卦而震巽坎離艮兌又總於乾坤曰動曰陷曰止皆健底意思曰麗曰說曰入皆

附錄蔡氏曰聖人所畫之順底意思聖人下此八字極狀得八卦情盡必大

德粗可以類萬物之情神明之德不可見

者也故曰通萬物之情可見者也故曰類

作結繩而為罔罟以佃

以漁蓋取諸離

兩目相承而物麗焉

附錄蓋取等字乃

纂註徐氏曰離體中虛

之罔罟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

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二體皆木上入下動

附錄問本義

動於卦義則是於取象有所未曉曰耜乃今之鐮胡瓜切耜七消切耒乃鐮柄雖是下入必竟上面用力方得入學蒙蓋字便是一個半間半界底字如取諸益離不是先有見乎離而後為網罟先有見乎益而後為耒耜之屬聖人亦只是見魚鼈之屬欲有以取之遂做物事去攔截他欲得耕種見土地硬遂做物事去剔起他却合於離之象合於益之象又曰有取其象者有取其意者賀孫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

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市中為

而下動又借噬 **纂註** 蔡氏曰天下之民不同業天下之貨 神農氏沒黃

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乾坤變化

附錄 黃帝堯舜氏到這時候合當如此變易窮則變道理亦如此垂衣裳而天

下治是大變他以前底事了淵通其變須是得一箇人通其變若聽其自 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

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木在水上也致遠 服

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下動 **纂註** 蔡氏曰

隨之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豫備 **附錄** 重門擊柝

只是豫備之意却須待用互體推艮為門闕雷震乎外之意弦木為弧剡木為

矢只是睽乖故有感天下之象亦必待穿鑿附會就卦中推出制器之義殊不

知卦中但有此理而已所以孔子各以蓋取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

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下止 弦木為弧剡木為

矢弧矢之利必威天下蓋取諸睽睽乖然後 上古穴居

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

蓋取諸大壯壯固 **纂註** 蔡氏曰棟屋脊標也宇椽也棟直承而上故曰上

棟宇兩垂而下故曰下宇棟取四剛義字取二 義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

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送死大事 上

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

以察蓋取諸史 **明決之義** 此第二章 **附錄**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易之

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 為而後人為之固不可无者此類是也如年號一事古所未有後世既置便不

可廢胡文定却以後世建年號為非以為年號之美有時而窮不若只作元年

二年三年也此殊不然三代以前事迹多有不可考者正緣无年號所以事无

統紀難記如云某年王某月箇箇相似更无理會處及漢既建年號於是事乃

各有所紀屬而可記而今有年號猶自姦偽百出若只寫一年兩年三年則官
司詞訴簿曆憑何而決少間更無討理會處嘗見前輩說有兩家爭田地甲
家賣在元祐幾年乙家買在其先甲家遂將元字改擦作嘉字乙家別將出文
字又在嘉祐之先甲家遂又將嘉祐字塗擦作皇祐有年號猶自被人如此无
後如何備結緝今溪洞諸蠻猶有此俗又有刻板者年
月日時以至人馬糧草之數皆刻板為記都不相亂備
記之事有所不能信者則
造契以信之取明決之義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形理之

也
附錄 易也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只是髣髴說不可求得太深 佐易者象也是
也 總說起言易不過只言陰陽之象下云像也材也天下之動也則皆是

說那上面 象字學蒙 彖者材也 卦之言一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效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悔吝本微因此而 著。此第三章 陽卦多陰陰

卦多陽 震坎艮為陽卦皆一陽二陰 巽離兌為陰卦皆一陰二陽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

耦 凡陽卦皆五畫 凡陰卦皆四畫 附錄 問陽卦多陰至陰卦偶曰陽卦五畫所以多陰陰卦

卦宜多陰而多陽其故何也蓋陽卦之數必五奇數也奇則陰畫自多陰卦之
數必四偶數也偶則陽畫自多其多陰多陽皆自然而非人力所能參也先
生曰是 愚因語錄而推八卦奇偶之畫每卦雖各得其三而合之則為六乾
坤合為六震巽合亦六坎離合亦六艮兌合亦六適符老陰掛劫之
學蒙

用數總之則四六二十四畫而成老陰過揲之數若無與於老陽之數矣然以
陽卦五畫陰卦四畫觀之奇偶之合又皆老陽掛劫之用數故乾坤合為九震
巽合亦九坎離合亦九艮兌合亦九悉數之實成三十六而為老陽過揲之數
焉此乾坤用九用六其數默見於卦畫之可推者如此雖出於偶然其實亦莫
非自然之妙也豈
可以人力參哉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

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君謂陽民謂陰 附錄 二君一民 試教一箇

民而有兩箇君 看是其摹樣淵 纂註 徐氏曰君謂陽民謂陰君子之道 易曰憧憧往來

勿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

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引咸九四爻辭而釋之言理本無二而 殊塗百慮莫非自然何以思慮為哉必

思而從則所 附錄 感應之理本不消思慮空費思量空費 纂註 蔡氏曰天下 從者亦狹矣 計較空費安排只順其自然而已 萬殊何思何

慮而能感之以其迹而言則歸雖同而塗則殊以其心而言則志 日往則月

雖一而慮則百殊塗百慮紛然並作果何從而思何從而慮也 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

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

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言往來屈信皆感應自然之常理加憧憧焉則入於私矣所以必思而後有從也

附錄

日往則月來一段乃承上章憧憧往來而言往來皆人所不能無者但憧憧則不可學蒙往來自不妨如日往月來寒往暑來皆是常理只著箇憧憧便開了

明纂註 程子曰感動也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感復為應所以不已也按朱子釋之曰如日往則感得月來月往則感得日來寒往則感得暑來暑往則感得寒來一感一應一往一來其

理無窮感應之理是如此曰此以感應之理言之非有情者云有動皆為感似以有情者言曰父慈則感得子孝子孝則感得父慈其理亦只一般

又曰凡在天地之間無非感應之理造化與人事皆是感應且如雨暘雨不成只管雨便感得个暘出來暘不成只管暘已足是應處又感得雨來是所謂感復有應所應復為感寒暑晝夜無非此理至如人睡夜不成只管睡不起至曉

須著起來一日運動向晦亦須當息凡一死一生一出入一往一來一語一默皆是感應如古今天下有一盛則有一衰聖人在上兢競業業必曰保治及

到衰廢自是整頓不起然不成一向如此必有興起時節 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

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因言屈信往來之理而又推以言學亦有自然之機也精研其義至於入神屈之至也然乃所以為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無適不安伸之極也然乃所以

為入而崇德之資內附錄 尺蠖若不屈則伸不得龍蛇若不蟄便不伏得氣如外交相養互相發也

何存得身精義入神疑其與行處不相關然而見得

道理通徹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與崇德不相關然而動作得其理則德自崇

天下萬事萬變無有不感通往來之理學蒙尺蠖屈便要求伸龍蛇蟄便要存

身精研義理無毫釐絲忽之差入神妙處這便是要出來致用外而用得利

而安身乃所以入來自崇已德致用之用即是利用之用所以橫渠云精義入

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淵精義入神正與利用

安身為對其曰精此義而入於神猶曰利其用以安身耳答江元通精義二字

聞諸長者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吾心處之

知其各有定分而不可易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所謂精云者猶曰察

之云耳精之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所宜毫釐委曲之間無所不悉有不可

容言之妙矣此所以致用而用無不利也同上義至於精則應事接物之間無

一非義不問小事大事千變萬化改頭換面出來自家應副他如利刃快劍相

似迎刃而解件件判作兩邊去賀孫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唯如此然後可以

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為皆出於私意之鑿冥行而已雖使或中君子不貴

也答程洵大雅問利者義之和也順利此道以安此身則德亦從而進矣曰孔

子遭許多困厄身亦危矣而德亦進何也大雅云身安而後德進 過此以

者君子之常孔子遭變權之以宜寧身不安德則須進曰然大雅 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下學之事盡力於精義利用而文養互發之機

自不能已自是以上則亦無所用其力矣至於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而自致

耳然不知者往而屈也自致者來而信也是亦感應自然之理而已張子曰氣

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 附錄 夫子之教顏子只是博文約禮二事

神此上四節皆以釋咸九四爻義 至於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

卓爾處只欠箇熟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人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亦只是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意德明窮神知化德之盛這德字只是上面崇德之德德盛後便能窮神知化便如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自誠而明相似淵林問正蒙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為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辭不足以盡化如何是緩辭急辭曰神自是急辭化是漸漸而化若急辭形容之不可寓化是逐些子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去便成一年這是化神是一箇物事或在彼或在此當其在陰時全體在陰在陽時全體在陽都只是這一物兩處都在不可測故謂之神橫渠云一故神兩故化又注云兩在故不測這說得甚分曉淵總論一章之旨天下何思何慮便是先打破那思字却說那同歸殊途一致百慮又再說天下何思何慮謂何用如此懂懂往來而為此勿從之思也日月寒暑之往來尺蠖龍蛇之屈伸皆是自然底道理不往則不來不屈則不能伸也今之為學亦只是如此精義入神用力於內乃所以致用乎外利用安身求利於外乃所以崇德於內只是如此做將去雖至於窮神知化地位亦只是德盛仁熟之所至何思何慮之有謨

易曰困于石據于茨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釋困六三爻義附錄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大意指困于石說石是挨動不得底物事自是不須去動他若只管去用力徒自困耳又曰且以人事言之有著力不得處若只管著力去做少間去做不成他人便道自家無能便是辱了名

或曰若在其位則做得曰自是如此爻意義謂不可做底事便不可入頭去做學蒙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括結礙也此釋解上六爻義附錄

張欽夫說易謂只依孔子繫辭說便了如說公用射隼至成器而動者也只如此說便了固是如此聖人之意只恁地說不得緣在當時只理會得象數故聖人明之以理賀孫又曰孔子自是發出言外意學蒙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屢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此釋噬嗑初九爻義纂註厚齋馮氏曰不以不仁為恥故見利而後勸於

為仁不以不義為畏故畏威而後懲於不義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

校滅耳凶

此釋噬嗑上九爻義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

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

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

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此釋否九五爻義

附錄

問危者以其位為可安而不知戒故危亡者以其存為可保故

亡亂者有其治是自有其治如有其善之有故亂曰保字說得較牽強只是常有危亡與亂之慮可以安其位保其存有其治學蒙子曰德

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

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此釋鼎九四爻義

子曰

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

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

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此釋豫六二爻義漢書吉之之

間有凶字

附錄

魏問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曰似是漏字漢書上引此句說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似說得是幾自是有善有惡君子見幾

亦是方舍惡從善賀晉幾是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至於發著之甚則亦不濟事矣更怎生理會所以聖賢說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蓋幾微之際大是要切道夫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他這下面說幾最要看箇幾字只爭些子凡事未至而空說道理易見事已至而顯然道理也易見惟事之方萌而動之微處此最難見或問幾者動之微何以獨於上交下交言之曰上交要恭遜便不知不覺有箇諂底意思在裏頭下交不瀆亦是如此所謂幾者只才覺得近諂近瀆勿令如此此便是知幾備上交著些取奉之心下交便有傲慢又曰這事難如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今有一樣人其不畏者又言過於直其畏謹者又縮做一團更不敢說一句話此便是曉不得那幾若知幾則自中節無此病矣備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是四件事既知微又知彰既知柔又知剛所以為民之望也學蒙
纂註程子曰夫子因二之見幾而極言知幾之道夫見事之幾微者其神妙矣乎君子上交不至於諂下交不至於瀆者蓋知幾也不知幾則至於過而不已交於上以恭異故過則為諂交於下以和易故過則為瀆君子見於幾微故不至於過也所謂幾者始動之微也吉凶之端可見而未著者也獨言吉者見之於先豈復至有凶也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殆危也庶幾近意言近道也此釋復初九爻義
附錄殆是幾乎之義又曰是近義又曰殆危是爭些子底

意思學蒙直是顏子天資好如至清之水纖芥必見蓋卿天地網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

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

致一也網緼交密之狀醇謂厚而凝也言氣化附錄致一是專一之義程先生言之詳矣天地男女

都是兩箇方得專一若三箇更亂了程先生說初與二三與上四與五皆兩箇相與自說得好初二陽四五二陰同德相比三與上應皆兩相與學蒙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

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

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

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此釋益上九爻義

附錄夫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為心平氣和則能言易曰易其心而後語也子曰乾坤其易之

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

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諸卦剛柔之體皆以乾坤合德而成故曰乾坤易之門撰猶事也附錄

乾坤易之門不是乾坤別有易只易便是乾坤乾坤便是那兩扇門相似一扇開

便一扇閉只是一箇陰陽做底如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淵撰是所為又曰

只是說他徐氏曰陽畫為乾陰畫為坤門猶闔戶闔戶之義一闔一闢為易之門其變無窮皆二物也陰陽合德謂二物交錯而相得有

合剛柔有體謂成卦之體也天地之撰陰陽造化之迹也有形可擬故曰體

體天地之撰言聖人作易皆以體法造化之事而效其至著者也神明之德陰

陽健順之性也有理可推故曰通通神明之德言易書既作又以通知造化之

理而極於至微者也蔡氏曰乾坤合而後成眾卦之體如剛來而下柔剛上

而柔下此類皆由乾坤相合而成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

類其衰世之意邪萬物雖多無不出於陰陽之變故卦爻之義雖雜出而不差繆然非上古淳質之時思慮所及也故

以為衰世之意蓋指附錄問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是指繫辭而言是指卦名而

文王與紂之時也言曰他後兩三番說名後又舉起九卦說看來只是

為卦名學蒙於稽其類是說稽攷其事類淵其衰世之意邪伏羲畫卦這般事

都已有了只是未曾經歷到文王時世變不好古來未曾有底事都有了他一

一經歷這崎嶇萬變過來所以說出那卦辭如箕子之明夷如纂註徐氏曰上

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師庭此若不是經歷如何說得纂註古之世俗

朴民淳迷於吉凶之途而莫知所趨故伏羲畫卦以教之占而吉凶以明斯民

由之而無疑也雖乾陽坤陰剛柔交錯顯而體天地之撰微而通神明之德然

剛勝則吉柔勝則凶亦未嘗費辭也中古以來人心變詐迷謬愈甚文王周公

於是繫卦爻之辭稱名辨物稽類考占以開示陰陽之義易之道雖無餘蘊而

聖人憂患後世之意蓋亦有不
得已焉者故下文又申言之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聞幽**

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而微顯恐當作微顯
而開而之而亦疑有誤 **附錄**

問章往察來如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相似往是已定底如天地陰陽之變皆已
見在這卦上了曰是學蒙往者如陰消陽長來者事之未來吉凶淵微顯聞幽

幽者不可見便就這顯處說出來顯者便就上面尋出這不可見底教人知學蒙
微顯聞幽便是顯道神德行德顯然可見者道不可見者微顯聞幽是將道

來事上看言那箇雖是粗底然皆出於道義之蘊 **其稱名也小其取**
微顯所以聞幽聞幽所以微顯只是一箇物事淵

類也大其言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

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肆陳也貳疑也○此第六章多
闕文疑字不可盡通後皆做此 **纂註**

徐氏曰往謂陰陽消長剛柔變化卦爻所藏者易皆著而明之故曰彰往來謂
吉凶未定事之方來者占筮中所告可以前知故曰察來顯者微之使求其原
故曰微顯幽者聞之使見其端故曰聞幽當名謂父子君臣之分貴賤上下之
等各當其位也辨物謂乾馬坤牛離火坎水碩果其陸之類悉辨其似也正言
謂元亨利貞直方大之辭正其言以曉人也斷辭謂利涉大川不利涉大川可
小事不可大事之語有以決其疑也負乘往來事名之小者也茅棘豕雉物名
之小者也所稱雖小而其所取之類皆本於陰陽非稱名也小取類也大乎言謂
所示之理文謂經緯錯綜也極天下之蹟凡天地陰陽道德性命之奧象皆示

之而其所繫之辭經緯錯綜皆有自然之文非其言遠其辭文乎曲委曲也凡
委曲其文者未必皆中平理易則言雖曲而無不中也肆陳也凡敷陳其事者
無有隱而不彰易則事雖肆而其理未嘗不隱也貳疑也報猶應也失得之報
吉凶之應也因民之疑貳而決其疑以濟其所行有以明著其吉凶之應也

○愚謂此一節上六句皆是抑揚說易書所載名雖小而類則大言雖遠而辭
則文言雖曲而理則中事雖肆而理則隱正與書直而溫寬而栗等語同意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夏商之末
易道中微

文王拘於羑里而 **附錄** 鄭仲履問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如何只取九卦先生云
繫彖辭易道復興 聖人論處憂患偶然說此九卦意思自足若更添一卦

也不妨更不說一卦也不妨只就此九卦中亦自儘有道理且易中儘有處憂
患底卦非謂九卦之外皆非所以處憂患也若以因為處憂患底卦則屯蹇非

處憂患而何觀聖人之經正不當如此後世拘於象數之學乃 **是故履德**
以為九陽數聖人之舉九卦蓋合此數也尤泥而不通矣顯子

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

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辯也井德之地也巽德

之制也
履禮也上天澤定分不易必謹乎此然後其德有以為基而立也
謙者自卑而尊人又為禮者之所當執持而不可失者也九卦皆反

身修德以處憂患之事也而有序焉基所以立柄所以持復者心不外而善端
存恒者守不變而常且久懲忿窒慾以修身遷善改過以長善困以自驗其力

井以不變其所然後能附錄履德之基只是要以踐履為本謙德之柄只是要

異順於理以制事變也如孟子所謂自反困德之辯其處困而通則可以辯其是困而不通則可以辯

其非損是懲忿窒慾益是修德益令廣大巽德之制巽以行權巽只是低心下

意要制事須是將心入邪事裏去順他道理方能制事方能行權若心處巽只從

事皮上綽過如此權便錯了學蒙井居其所而遷又云井德之地也蓋井有定

體不動然水流出去而不窮猶人心有守不動而應變於外則不窮也德之

地地是那不動地頭學蒙巽為資斧所以多作斷制之義蓋巽之義非順字所

能盡順而能入之謂巽一陰入在二陽之下是入細直徹到底不纂註徐氏曰履

只到皮子上者如此方斷得殺若不見得盡如何可以行權必大踐也基猶

基址禮卑如地人之踐履一循乎禮是從實地上立步步皆實則德有其基自

下積累而上故曰德之基復為反善之義人非聖人不能不流於惡能於念慮

之萌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處審其幾而復於善焉是德有其本也人處困窮

出處語默之間取子辭受之際最可觀德當義則為君子違理則為小人明辨

於斯所以自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

驗其所守也

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

其所而遷巽稱而隱此如書之九德禮非強世然事皆至極謙以自

常德不厭損欲先難習熟則易益但充長而不造作困附錄履之為卦君臣上

身困而道亨井不動而及物巽稱物之宜而潛隱不露下各履其位而得

其和者也

和則疑於平易而非極至之義然各得其所而不亂是乃所以為至

也又曰履和而至以下皆是反說謙尊而光若秦人尊君卑臣則雖尊而不光

故謙則尊而又光復是一陽生於羣陰之下如幽暗中一點白便是白而辨也

復雖一陽生然而與眾陰却不相亂人之善端方萌雖小然而眾惡却過他不

得學蒙損先難而後易不探虎穴不得虎子須是捨身入裏面去如搏寇讎方

得之若輕可地說得不濟事顯子如子產為政鄭人歌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

之及三年人復歌而頌之蓋事之初在我亦有所勉強在人亦有所難堪久之

當事理順人心這裏方易便如利者義之和一般義是一箇制斷物事恰似不

和久之事得其宜乃所以為利如萬物到秋許多嚴凝肅殺之氣似可畏然萬

物到這裏若不得此氣收斂凝結許多生意又無所成就其難者乃所以為易

也備益長裕而不設長裕只是一事但充長自家物事教寬裕而已困窮而通

此因困卦說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蓋此是致命遂志之時所以困豕曰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享其惟君子乎蓋取困而能說也井居其所而遷井是

撥不動之物然其水却流行出去利物備井有本故澤及於物而井未嘗動故曰

居其所而遷如人有德而後能施以及人然其德性未嘗動也鉢既說井以辯

義又說井居其所而遷井是不可動物事水却可隨所汲而往知道之正體却

一定於此而隨事制宜自莫不當所以說井以辯義又云井居其所而遷賀孫

巽稱而隱巽是箇卑巽底物事如兌見而巽伏也自是箇隱伏底物事蓋巽一

陰在下二陽在上陰初生時已自稱量得个道理了不待顯而後見如事到面

前自家便有一箇道理處置他不待發露出來又曰稱而隱是巽順恰好底道

理有隱而不能稱量者有能稱量而不能隱伏至露形迹者皆非巽之道也巽

德之制也巽以行權都是此意個陳才卿問隱字何訓曰隱不見如風之動物

无物不入但見其動而不見其形權之為用亦猶是也纂註徐氏曰設施為也自然充長不待施為以求不可萌欲速助長之心設謂有所安排布置要如何也蔡氏曰和則不能必至而履之和則能至尊者不能必光而謙之尊則能光微昧者不辨於物而復之小則能辨雜者人厭之而恒之雜則不厭難者不易而損之先難則有後易之理設施為也裕則多施為而益之裕則不施窮則不通而困之窮則能通遷謂養物不窮也居其所則不遷而井之居則能遷稱輕重等也稱履以和行則形著而巽之稱則能隱此如書之九德蓋兼體用而言也

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

困以寡怨井以辯義巽以行權寡怨謂少所怨尤辯義謂安而能慮此第七章三陳九卦以

明處憂禮主卑下履也是那踐履處所行若不由履自是乖戾所以曰履患之道附錄以和行謙又更卑下所以節制乎禮又曰禮是自家恁地卑下謙是應物而言學蒙困以寡怨是得其處困之道故無所怨於天無所尤於人若不得其道則有所怨尤矣附錄井以辯義謂安而能慮蓋守得自家心先定方能辦事之是非若自家心先不定事到面前安能辨其義邪附錄問井以辯義是大小多寡所施各當如上文居其所而遷是否曰然必大又曰允見而巽伏權是隱然做底物事若顯然地做却不成行權淵巽只柔順低心下意底意義人至行權處不少巽順如何行得蓋知才知問巽以行權又曰這說在九卦之後是這八卦事了方可以行權錄三陳九卦初無他意觀上面其有憂患一句便見得聖人說

處憂患之道聖人去這裏偶然見得有此理便就愚謂三陳九卦自有次第這裏說出聖人如雲行水流初無定相不可確定第一節論九卦之德第二節論九卦之材第三節方論聖人用九卦以處憂患之道故皆以一字言之亦如六十四卦大象必著一以字以明其用易也易之為

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

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遠猶忘也周流六虛謂陰陽流行於

卦之謂易之所言无非天地自然之理人生日用之所不能須臾離者故附錄曰不可遠曰是學蒙易不是確定硬本于有陽居陽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有應而吉底有有應而凶底是不可為典要之書這個是有許多變所以如此淵大傳說上下無常唯變所適便見得易人人可用不是死法雖道是二五是中却其間有位二五而不吉者有當位而吉亦有當位而不吉者若揚雄太元皆排定了第幾爻吉第幾爻凶此便是死法賀孫纂註蔡氏

曰易之為書以下總言為書為道以起下文兩節之意變動不居至唯變所適言易道之屢遷也卦雖六位而剛柔爻畫往來如寄非實有也故以虛言撰著求卦易之變動初無定體而周流乎六虛之位或自上而降或由其出入以由下而升上下無常也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剛柔相易也

度外內使知懼此句未詳疑有脫誤附錄問據文勢則外內使知懼合作使內

使人有戒懼之意易中說如此則吉如此則凶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是也既知懼則雖无師保一似臨父母相似

有師保如臨父母

雖无師保而常若父母臨之戒懼之至

蔡氏曰其出入以度至如臨父母此言易書之

不可遠也出謂卦爻自內往交於外入謂卦爻自外來居於內度節度也故謂憂患所以然也言易之為書其出入皆有度不差或內或外皆使人知所恐懼而修省也憂患之來既知所處矣又推其所以然而安於所遇也雖无師保之嚴如臨父母之側易之書其可親也如此信乎其不可遠也

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始由辭

以度其理則見其有典常矣然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也。此第八章

附錄 既有典常是一定了占得他這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

雜唯其時物也

質謂卦體卦必舉其始終而後成體爻則唯其時物而已

徐氏曰此總言聖人作易所以立卦生爻

之義下文又逐爻分說而申明之也質謂卦體時謂六位之時物謂陰陽二物也原其事之始要其事之終以為一卦之體質卦有六爻剛柔錯雜隨其時辨其物言卦雖有全體而爻亦无定用也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

之卒成之終

此言初蔡氏曰初爻者卦之本本則其質未明故難知則所繫之辭必擬議而後得易知但卒其卦之辭而成其卦之終也

若夫雜物撰德辯是與非

則非其中爻不備

此謂卦中四爻

附錄

先儒解此多以為互體如屯卦震至四則為坤自二至五則為艮故曰非其中爻不備互體說漢儒多愚謂物用之左傳中一處占得觀卦處亦舉得分明看來此說不可廢學蒙

謂內外卦陰陽二物雜謂自其中四爻雜而互之又自成兩卦之德也故謂之撰是非者當位不當位中不正也內外卦既足以示人矣復自互體而辯之則是是非非於是乎益可見焉

彖辭則思過半矣

彖統論一卦六爻之體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

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

无咎其用柔中也

此以下論中爻同功謂皆陰位異位謂遠近不同四近君故多懼柔不利遠而二多譽者以其柔中也

附錄

問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近君則當柔和遠去則當有強毅剛正之象始得此二之所以不利然而居中所以无咎曰也是恁地說又曰其要无咎

若作去聲則是要約之義若作平聲則是要其歸之意又曰其要只欲无咎

三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三五同陽位而貴賤不同然以

柔居之則危唯剛則能勝之。此第九章

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三畫已具三才重之故六而以上二爻為天中二爻為人下二爻為地

道有變動故曰爻

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道有變動謂卦之一體等謂遠近貴賤之差相雜謂剛柔之位相間不當謂爻不當位

此第十章纂註徐氏曰卦之全體三才之道也道則變動不居

如潛見躍飛之類皆道之變動而謂之爻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或剛或柔而小大有等故謂之物物即陰陽二物也二不獨立二則為文陰陽兩物交相錯雜故謂之文陽居陽位陰居陰位當也陽居陰位陰居陽位不當也占凶由是而生則可以觀變玩占而見其文之著矣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

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

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危懼故得平安慢易則必傾覆易之道也

第一章附錄其辭危是有危懼之意故危懼者使之平安慢易使之傾覆

徐氏曰知易之道而有所恐懼可使安平也不由其道而有所慢易必至傾覆也故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然非有使之也天之生物必因材而篤焉故裁者

培之傾者覆之亦自然之理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

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至健則所行無難故易至順則所行不煩故簡

然其於事皆有以知其難而不敢易以處之也是以其有憂患則健者如自高臨下而知其險順者如自下趨上而知其阻蓋雖易而知險則不陷於險矣既簡而又知阻則不困於阻矣所附錄問乾至健也至恒簡以知阻見得乾是至

以能危能懼而無易者之傾也附錄健不息之物經歷艱險處多雖有險處皆不足為他之病足以進之而無難底意思否曰不然舊亦嘗如此說覺得終是

硬說易本意正要人知險而不進不說是我至健了凡有險阻只恁冒進而無難如此大非聖人作易之意觀其上文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至其要无咎此

之謂易之道也看他此語是什麼恐懼危險不敢輕進之意乾之道便是如此卦中皆然所以多說見險而能止如需卦之類可見易之道正是要人知進退存亡之道若是冒險前進必陷於險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豈乾之道邪惟其至健而知險故止於險而不陷於險也又曰此是就人事上說又曰易之為書大槩要人謹密戒懼以免患難若恃其至健而不恤險難豈易之道邪倘順自是畏謹宜其不越夫險如健却宜其不畏險然却知險而不去蓋他當憂患之際故也又曰若長是易時更有甚麼險他便不知險矣若長是簡時更有甚麼阻他便不知阻矣只是當憂患之際方見得同上乾天下之至健更著思量看來聖人無冒險之事須是知險便不進向前去他只是不直撞向前自別有一箇路去如舜知子之不肖則以天下授禹賀孫乾健而以易臨下故知下之險險底意思在下坤順而以簡承上故知上之阻阻是自家低他却高底意

思自上面下來到那去不得處便是險自下而上到那去不得處便是阻淵
項因登山就山上得其說自上而下所見為險故以乾言自下而上所向為阻
故以坤言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

之亶亶者侯之二字衍說諸心者心與理會乾之事也研諸慮者理因慮

附錄說諸心有自然底意思故屬陽研諸慮有作為底意思故屬陰說諸心
只是見過了便說這箇屬陽研諸慮是研窮到底似那安而能慮直是仔

細了這箇屬陰淵定吉凶乾也成亶亶坤也事之未定者屬乎陽定吉凶所以

為乾事之已為者屬陰成亶亶者所以為坤謀且以做事言之吉凶未定時人

自意思懶散不肯做去吉凶定了他自勉勉做將去所以屬陰大率陽是輕清

底物事之輕清底屬陽陰是重濁底物事之重濁底屬陰淵能說諸心能研諸

慮方始能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亶者凡事見得通透了自是歡說既說

諸心是都理會得了於事上更審一番便是研諸慮研是更云研磨他定天下

之吉凶是割判得這事成天下之亶亶是做得事業學蒙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

知器占事知來

變化云為故象事可以知器

附錄變化者陰陽之所為

上兩句只說理如此下兩句是人就理上知得在陰陽則為變化在人事則為
云為吉事自有祥兆惟其理如此故於變化云為則象之而知已有之器於吉
事有祥則占之而知未然之事也問器字則是凡於有形之實事者皆為器不
先生云易中器字是任地說又曰變化云為是明吉事有祥是幽象事知器占

人事占事知來是筮象事知器是人做這事占事知來是他方有禎祥見乎著
龜之類吉事有凶事亦有淵問易書中有許多變化云為又吉事皆有休祥之
應所以象事者於此而知器

占事者於此而知來曰是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

姓與能天地設位而聖人作易以成其功於是附錄天地設位四句說天

人謀鬼謀雖百姓之愚皆得以與其能人合處天地設位使

聖人成其功能人謀鬼謀則雖百姓亦可以與其能成能與能雖大小不同然

亦是小小底造化之功用然百姓與能却須因著龜而方知得淵人謀鬼謀與

洪範之謀及乃心謀及卜筮

謀及御士謀及庶人相似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

居而吉凶可見矣象謂卦畫爻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

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

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

之悔且吝不相得謂相惡也凶附錄問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

害悔吝皆由此生悔且吝如何先生云此疑是指占法

而言想古人占法今不見得蓋遠而不相得則安能為害惟切近不相得則凶
害便能相及也一箇凶人在五湖四海之內安能害自家若與之為鄰近則有
害矣又問云此如今人占火珠林課底若是凶神動與世不相關
不能為害惟是克世則方能為害否先生云恐是這一樣意思

纂註 徐氏曰 易道變

動開物成務以利言也而卦爻之辭有吉有凶以其情之有所遷耳愛惡相攻如訟九四不克訟復即命以與四相愛也謙六五利用侵伐上六利用行師以與九三相愛也同人九三伏戎于莽惡九五也九五大師克相遇惡三四也遠近相取如姤九五以杞包瓜上九妬其角遠取初六也解六三負且乘近取二四也豫六三盱豫近取九四也情偽相感如中孚九二鳴鶴在陰以情感乎五也屯六四求婚媾往以情感乎初也蒙六三見金夫不有躬以偽感乎二也漸九三夫征不復婦孕不育以偽愚謂變動即上文爻有變動是已以利言者感乎四也凡此皆以情遷者也爻之變動本皆教人趨吉避凶而歸於利耳然不免吉凶殊分者由情而遷也情有善有不善善則遷於吉不善則遷於凶至是不能皆歸於利矣是故以下愛惡遠近情偽所謂情也相攻相取相感遷之由也吉凶悔吝利害總名之曰吉凶也愛惡相攻因於遠近相取遠近相取因於情偽相感相感者情之始交利害之開端也相取者迹之已著悔吝之途分也相攻則事之已極吉凶之不可移也此三言皆吉凶以情遷之事凡易之情以下獨舉近者總言之近而相取其情乃不相得此必其初之以偽感終至於惡而相攻是以凶耳既至於凶其於害悔吝可知矣即此一條備三者而明之大要欲人警省悔心生而吉利隨之終歸夫變動之利不墮於情遷之凶耳易之道固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卦爻之辭亦由是也

附錄

問八卦以象告至失其守其辭屈切疑自吉凶可見矣而上只

何先生曰然錄纂註徐氏曰叛背叛也背叛正理其中有慊則發於辭自然慊作也枝善者謂謗善為惡言語不實如物在水上浮游不定失其守者言見理不定無所操執其辭多屈而不伸也言心之聲由乎中而見乎外孟子詖淫邪遁一章意亦如此厚齋馮氏曰六辭與易全不相關恐斷簡錯見於此或曰諸如此類易各準其情而為辭然誣善失守恐不入卦爻王介甫曰易之辭必不慙枝游屈也王介甫郭子和愚謂六辭與易誠不相關意者指尚占命筮之辭上傳蓋嘗疑之不敢彊通○曰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君子於此又發其情以見命筮之際本諸中形諸外自有不可掩者神物之著顧不能前知吉凶以告之乎亦欲人謹其事而重其筮也

周易繫辭下傳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